



汪東峰先生奏議卷之四

男汪長卿菟齋

婿葉茂芝校刊

奏掣重兵制外夷以安中國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汪玄錫等謹題為掣重
兵以制外夷以安中國事節該宣府總兵官朱振大
同總兵官杭維奏稱大夥達賊近邊且夕入寇乞要
議處截殺詞極懇切伏遇

聖駕南征未奉明旨作何區處不惟邊方失望在廷大
小臣工及軍民人等實切憂惶蓋北虜倘因覘知中

汪東峰先生集卷之四
原有故大舉深入為之柰何人君處事當志其大而捨其細先其急而後其緩據南京內外守備衙門兵部尚書喬宇等奏稱逆藩宸濠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就擒城池克復黨與削平彼處官軍掣散今宣大告急憂在剝床邊軍之精銳者隨駕南征十居五六邊備單弱誠為可憂所謂志其大而捨其細先其急而後其緩正此之謂也況江北徐揚地方大水漂流廬舍江南連年饑窘里巷蕭條計今京邊官兵及各省動調官軍兵快一十餘萬一日之費不止萬金有司之征科急於星火民間之輸納竭及膏脂師久不解宸濠者伏望

皇上內以民瘼為憂外以邊防為慮整駕言旋

勅令安邊伯朱泰總兵官朱暉等各哨京邊人馬作急回京散還本鎮防禦北虜南京南直隸湖廣福建廣東河南浙江各處人馬

勅令各回地方事

勅江西巡撫都御史嚴督所屬民兵防守城

池收捕殘賊庶兵不費外可以制夷狄內可以安中國是

陛下此舉誠為王青之計夫天下幸甚

奏計處地方緊急盜賊

兵科都給事中臣汪玄錫等謹題為計處地方緊急盜賊事切照附近京師地方如涿州河間一帶原野空闊素稱盜區邇來水災為患黍麥無收里巷滿條賊風益熾十五成群長劍大弓白晝劫掠日以為常然河間涿州各設守備都指揮衙門操練人馬職專緝捕而河間等處又設鎮守總兵官一員無非為地方計也奈何承任之人營求之費動論百千債事之徒十常八九欲易之則有城社之憑或訐之則有

縫之地方今

聖駕在外又當朝覲之期四方往來之人絡繹相繼若不急為之處前項兇頑萬一糾集人眾聲勢日盛將恐如劉六劉七之徒乘時復出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然則總兵守備之設果何益哉為今之計臣愚以為莫若去不職一事權二者而已何謂去不職涿州守備羅奎是也奎以疎蠢下流貪婪鄙性約束不行於左右念慮惟在乎貨財與盜為市號稱月錢如剽賊申窰頭等固常為奎致慙懃者不然涿州良鄉一帶響馬橫行奎何不發一謀以捕之乎是奎之不職如

此一日不去則貽地方一日之患於奎固利矣其如
地方之不利何何謂一事權河間總兵之不必添設
是也蓋河間原無總兵官上年流賊生發兵部權宜
一時添設然責任雖重而人材難得卻亦之後繼之
劉寶劉寶之後繼之張壘張壘之後繼之郭錦擒勅
之畧未聞其孰優貪墨之風每見其相似况河間有
守備指揮衙門一城之內更設總兵左右應役之人
百十其衆是為損軍廩給口糧取給府縣是為擾民
及至地方有盜報於總兵則付之守備以為該管地
方報於守備則諉之總兵以為事難擅主彼此推托

上下苟安是事權之不一如此總兵一日不除則
地方一日之事盜賊固幸甚矣其如軍民之不幸何
伏望

皇上俯念北方為重

勅令該督撫等速為罷黜另推曾經撫按保舉素
有威望者請令一員前去更替守備其河間等處鎮
守總兵官莫然不必推請責令河間守備帶領人馬
時巡該管地方用心緝捕毋得仍前坐視以取重譴
待後地方果有衆大賊情輦轂之下卽該奏請命將
固不為脫夫然則勸懲明而不識者無所忌事權一

而當局者無所避盜賊可以弭而地方可以安矣

奏請還 聖駕預防虜患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汪玄錫等謹題為請還
聖駕預防虜患以真安

宗社事正月二十八日據宣府遊擊將軍新英報據
大同朔州等處報稱正月十二等日探見境外達賊
及虜約有四十餘里及柰六千餘騎在於威遠城等
處地方往東行走等因臣等竊謂

京畿鄰近北虜所恃以為險而虜人不能遂其長驅
之願者徒以迤邐諸山關隘為之限耳邇年以來邊

人饑窘且又苦于上官剗削徃徃投入虜群以圖苟
活如猴見李之順小王子者蓋不知其有幾是以中
國之虛實道路之險夷彼皆得而知之宣大各邊歲
被虜患搶擄人畜動稱數百十萬邊境日虛外勢日
盛將來之禍誠不忍言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之時雨既零矣而牖戶之計尚未之
聞坐望天幸豈久安之道乎去冬據白羊口捉姦細
松得海供稱虜人使來打探

聖駕消息款謀入寇都御史李瓚總兵官卻末俱已奏

聞緣

聖駕在外未嘗先事而備玩愒待斃此固常情今據斬
英之報則松得海之說驗矣火及燎眉勢難再緩然
軍旅之事關係匪輕連年出師國用消耗馬匹器械
糧料草束之類難於卒辦虜既糾合大衆臨我邊境
又越大同而東迫在京師之背輕騎而來兩日可以
窺我腹心之地跡其出沒詭秘叵測萬一乘我不備
如正德十一年白羊口等處失守我兵未集而彼計
先行不知

京師為之震動否乎鄰京諸郡其不為之蹂躪否乎
聖駕北來之路抑能無所窒礙否乎正統己巳之變為
蓋未遠固不必往觀前代而後有所懲也况延綏寧
肅各邊俱報烽火開原三屯營虜患尤急此皆有聖
聖駕之歸而預為之慮者伏望

陛下速回車駕端鎮法宮日接廷臣坐收群策將見緩
急先後調度有方精神折衝虜氣自奪
宗社靈長福莫踰于此惟

聖明俯賜聽納臣等幸甚

奏黜不職

兵科都給事中臣汪玄錫等謹題為黜不職以安地
方事臣等竊惟

祖宗立法每於要害之地設立參將守備都司等衙門以都指揮等官居之使之總攝衛所外以固守疆圉內以防範姦宄其任最專其責最重得其人則地方賴之以安非其人則不惟無益而反害之矣臣等備員該科細加詢訪人材難得固不暇懲羨而吹壘去其太甚正所謂懲一以警百切照大寧都司掌印都指揮汲通年老廢事馬蘭谷右參將都指揮芮永謀勇無聞守備永平指揮周僑生事害人守備黃花鎮指揮張冕無能坐食守備德州指揮趙承恩武備廢弛盜賊縱橫凡此五人者誠為不職有妨賢路今日所當急出者也而臣等又有說焉

陛下嗣大歷服以來銳志武功有見於將士之玩愒放於武舉一科寔加崇重凡肆開科所取之士二百七十餘人士之自是科膺任使者感激自奮累有成就然二百七十人之中見用者纔十之一取之甚重而用之大遲時邁力衰千金之馬老於槽檻之下豈不為可惜哉伏望

陛下

勅下該部即將守備等官汲通等革去署銜退回原衛將屢科所取武舉士擇其才之尤美者俾之出守

前項地方將見以寬代霍以勤代惰以能代拙以廉
代貪士飽而嬉馬騰于槽以守則烽燧明以戰則部
伍肅外可以寒夷虜之膽內可以消姦宄之萌為利
之溥不特一方一隅而已惟

聖明俯賜俞允

宗社幸甚

奏法天保治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汪玄錫等謹題為法天
保治急還

聖駕事臣聞人君為天之子故其大而政事微而動靜

無一不法乎天今夫天但見其冥然穆然于上
而無運動之跡也而四時行百物生要以靜為體而
已入君畜拱于上三公九卿百執事承式于下兩間
之內生生化化之物莫不各得其所顧人君一心之
靜躁何如耳嗚呼可不慎哉古之聖帝明王率由是
道以臻至理其或不知法天或嗜逸遊或事征伐或
勤土木或好犬馬或求神仙三公九卿百執事沮抑
而不能盡其職萬民萬物勞瘁而不能遂其生則天
位未有不由于之而危者矣洪惟

陛下仰思

烈祖創業之艱

先帝付託之重初年之政既勤且慎庶務修舉四方寧謐適年以來寢移初志崇尚武功巡歷邊徼踰時累月民庶煩勞不可殫記去秋又因江西告變躬率六飛師行不遠捷音已至

陛下正宜翻然而歸乃又臨幸南都踰年不返人馬隨從不下數萬供億之費連及數省

陛下不及知也南北驛路使牒旁午官吏懼譴至捐軀命

陛下不及知也國家財賦出自東南迎駕不遑稽誤綱

運帑藏空虛

陛下不及知也

聖母在上顧念乘輿情切倚閭不無憂慮

陛下不及知也西北各邊虜寇橫行敵殺官軍搶擄子女

陛下不及知也宣府地方饑窘尤甚衆謀歐官幾成激變

陛下不及知也各邊城堡圯塌不脩守有缺入犬羊得計

陛下不及知也山東河南大盜成羣流劫村落僭稱王

號

陛下不及知也近京一帶盜賊尤多都城之內白晝殺人

疑

陛下不及知也章奏不通事務停閣傳佈遠邇人心驚

弛

陛下不及知也百司衙門積久弊生招賂市權違衆任

已

陛下不及知也下民怨咨感動天變水旱病瀉地震山

崩

陛下不及知也無功之人賣緣陞賞敗德之士驟忽登

庸

陛下不及知也罪當棄市以利得原過止受笞重刑而

斃

陛下不及知也少妹老婦克物離宮苦雨凄風多成悲

魄

陛下不及知也姦宄之徒詐稱官校凌霍有司索騙財

物
陛下不及知也軍士在外拋棄妻孥不服水土埋骸道

路

陛下不及知也太僕馬世罄數南行西北告乏無可補
給

陛下不及知也凡此皆由

陛下忽於法天之道方寸之間不能寧靜專一獨觀萬
化之原至於群臣之言稍涉理亂屏而弗用是以胥
流及此豈知人主一日萬幾譬如人身千孔百竅血
氣流通精神管攝一孔不屬即為不仁一竅有病殆
非完膚

陛下南征十閱月矣以日計之則三百餘日矣一日出
幾幾百萬幾矣

陛下試一思之今日幾果失耶得耶抑群臣如例奉行
者果皆當耶否耶籌度之餘有所覺悟其必惕然不
安南都雖稱佳麗亦將不樂居之而有蕪程還宮之
期矣或謂臣等曰國家元氣深固

祖宗之德澤浹洽人心法度維持尤為精備

乘輿屢出四方晏然無若昔人黃竹之歌輪臺之詔
者爾言太過無乃杞人之憂天耶臣應之曰可恃者
理也不可恃者勢也易見者形也難見者幾也

陛下不以官闕為重遠事逸遊欲望久安長治寧能有

是理哉况乎近年流賊擾攘瘡痍未復
乘輿所臨不勝駭動可畏之形已見不獨其幾之著
而已

陛下聖德天縱智足以燭姦勇足以斷事使於此心少
加檢點而守之以靜古之英君詎辟皆有優為之地
矣臣愚深憂過計不能已於言者因出於一念犬馬
之誠亦臣之分也倘賜聽納

宗社幸甚

正德拾伍年陸月二十八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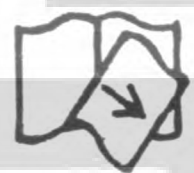
奏為重大聲息事

正德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據宣府鎮巡等官朱振等
報稱本年八月初九日淮西路左叅將都憲關報新
開口堡小尖山臺本月初陸日辰時瞭見境外達賊
從北來到於把兒墩迤南下營駐劄東西長三十餘
里南北闊二十餘里新河口堡東塞臺本日巳時瞭
見境外達賊從東北來到於牛心山迤北下營駐劄
東西長四十餘里南北闊二十餘里俱離邊約四十
餘里洗馬林堡西小臺初七日申時瞭見達賊從北
到於朶蠻嘴迤西下營駐劄東西長三十餘里南北
闊一十餘里離邊約遠二十餘里等因臣等竊見頻
年以來虜賊為患殆無寧日今年二月間河水既開

賊衆近邊駐牧不復過河宣大守臣拳拳為言固知
有今日矣今方秋成之時賊果厚集其衆深入鎮城
之境倘或志不在小且行且戰我之禾黍之在地者
彼得而食之牛羊之在野者彼得而有之人民之被
俘者彼得而用之彼將何憚而不長驅也哉宣府錢
糧連年糜費倉庫空虛人心洶洶賊若進薄城下彌
旬不解內既自危外無所援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
吏如宣聖所云未可知也臣觀

京師屏

京師亦



P 13

庶之百姓誓死歸心腥膻之醜類聞風自遁而臣等
不至為天下後世之罪人也惟

陛下俯賜聽納不勝幸甚

正德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謹題

奏為久缺將官事

節該陝西寧夏遼東等處奏稱缺總兵官兵部如例
會推得副總兵路英左都督卻永副總兵朱鸞列名
上請

簡命時值

皇上南征去冬

聖駕還朝大小衙門章奏多已發行臣等查得前項

賊衆近邊駐牧不復過河宣大守臣拳拳為言固知
有今日矣今方秋成之時賊果厚集其衆深入鎮城
之境倘或志不在小且行且戰我之禾黍之在地者
彼得而食之牛羊之在野者彼得而有之人民之被
俘者彼得而用之彼將何憚而不長驅也哉宣府錢
糧連年糜費倉庫空虛人心洶洶賊若進薄城下彌
旬不解內既自危外無所援吾恐李孫之憂不在顯
吏如宣聖所云未可知也臣觀
京師屏蔽全恃宣府宣府安則
京師亦安宣府危則

州之百姓誓死歸心腥膻之醜類聞風自遁而臣等
不至為天下後世之罪人也惟

陛下俯賜聽納不勝幸甚

正德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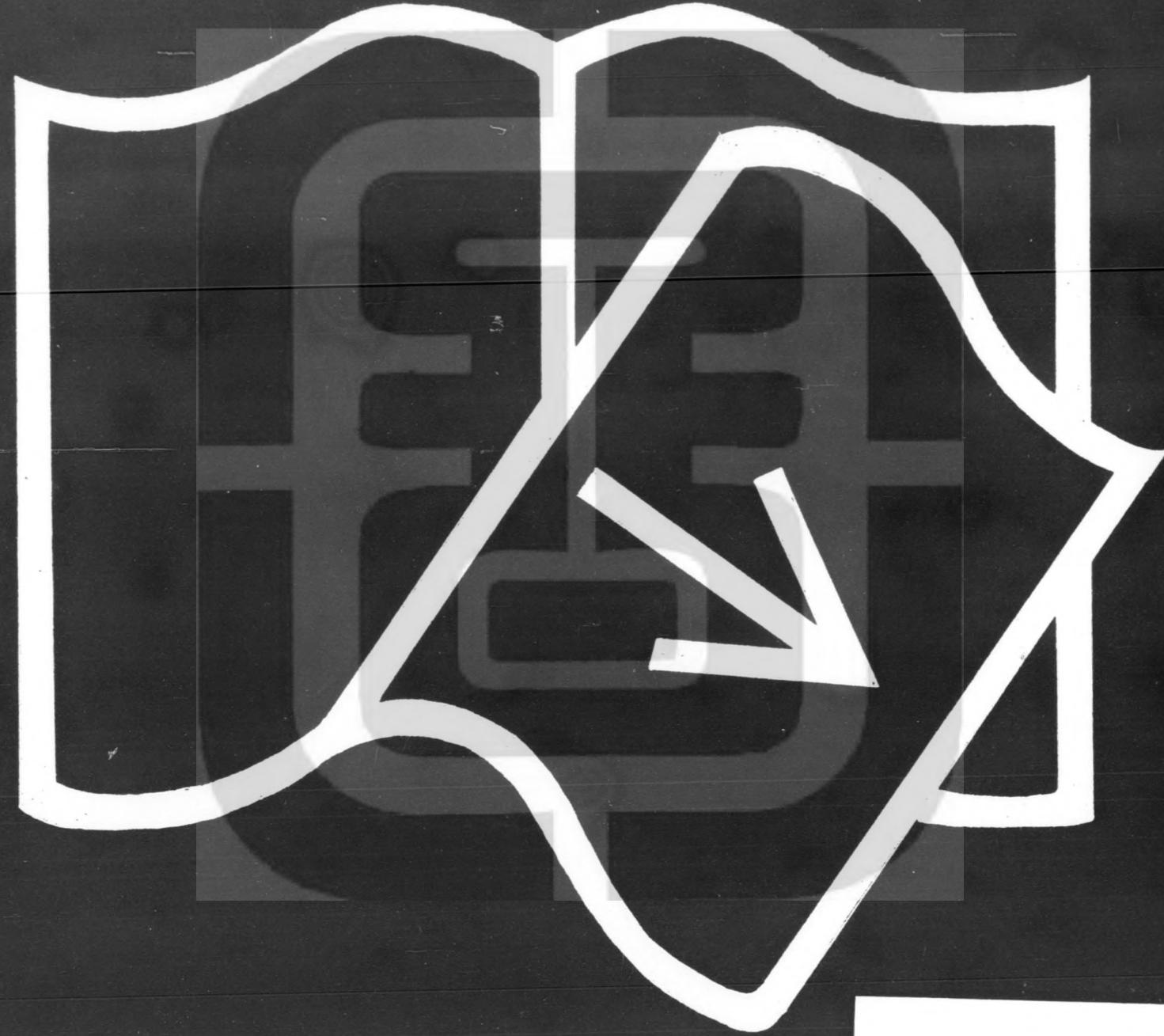
奏為久缺將官事

節該陝西寧夏遼東等處奏稱缺總兵官兵部如例
會推得副總兵路英左都督卻永副總兵朱鸞列名
上請

簡命時值

皇上南征去冬

聖駕還朝大小衙門章奏多已發行臣等查得前項



原件短缺

P13

賊衆近邊駐牧不復過河宣大守臣拳拳為言固知
有今日矣今方秋成之時賊果厚集其衆深入鎮城
之境倘或志不在小且行且戰我之禾黍之在地者
彼得而食之牛羊之在野者彼得而有之人民之被
俘者彼得而用之彼將何憚而不長驅也哉宣府錢
糧連年糜費倉庫空虛人心洶洶賊若進薄城下彌
旬不解內既自危外無所援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顏
吏如宣聖所云未可知也臣觀
京師屏蔽全恃宣府宣府安則
京師亦安宣府危則

州之百姓誓死歸心腥膻之醜類聞風自遁而臣等
不至為天下後世之罪人也惟

陛下俯賜聽納不勝幸甚

正德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謹題

奏為久缺將官事

節該陝西寧夏遼東等處奏稱缺總兵官兵部如例
會推得副總兵路英左都督卻永副總兵朱鸞列名
上請

簡命時值

皇上南征去冬

聖駕還朝大小衙門章奏多已發行臣等查得前項

會推將官二疏延今不出臣愚考之前史漢文帝時
去高帝未遠元勳夙將猶有存者偶因小警村髀興
嘆思得頗牧我

國家承平日久邊務廢弛所賴以為安者亦在二三
時將領得如頗牧輩少可技持耳今踰年越歲元戎
員缺時事可憂莫大於此曩據西北各鎮報稱達賊
卜王子已故諸子爭長是以數年之間彼自相噬不
暇內窺今聞推長已定計及秋冬西北各鎮欲如曩
者安枕而臥不可得矣夫內外之相角者勢也興敗
之相尋者理也中原有故邊閫久虛倘為犬戎所知

假國而來折衝之責將屬之誰然而西北晏然不
上之憂者殆天假之幸也在昔明君哲王究觀理勢
無時無日不以敵國外患為憂是以久安長治垂休
累葉使其徒恃天幸而不遠為之謀則其危無日矣
况遼東勢已狼狽開原城堡十去七八以一副將張
銘其能獨有所為哉恭惟

皇上踐祚以來思以武功上迫

先祖西北二邊躬勞閱視前項總兵缺員殆必難慎其
人是以遲回至此但各邊屢疏請

命而又未之應三軍之衆莫知所屬人心惶惑正自

可憂不特犬羊之類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愚少勞

睿思前項請疏早

賜批荅以慰中外之望不勝幸甚

正德十六年二月日題

奏為傳奉事

昨該司禮監太監魏彬傳奉

聖旨內官監太監張玉著南京守備御馬監太監于喜
著鎮守遼東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董文著鎮守河
南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立得著鎮守江西等處地
方御用監太監孔學著鎮守甘肅等處地方司設監

太監竇良著鎮守山東等處兼管臨清地方御馬監
太監崔安著鎮守貴州等處地方尚衣監太監晁進
著分守蘭州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楊保著分守肅
州地方都各寫勅與他王欣取回京別用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惟

祖宗時各處要害之地設有太監鎮守分守蓋以地方
為重而欲得親信之臣與文武官參蒞之無非防姦
慮變之意考之先朝太監在各地地方歷任長久多至
龍鍾未聞更易上下相安地方收賴比來更易太速
甚至席未及煖而代之者又已稅駕其人之廉墨且

未暇論區區送往迎來之費民已不堪况夫地方原無此官而創設之其患可勝言哉臣等查得陝西一省如省城榆林延綏寧夏其肅諸處實皆要害之地設有太監管轄已密蘭州偏在黃河之旁肅州係是孤懸之地地狹人貧最難過活乃今無故添設分守太監晁進揚保開設之初百九取辦不無擾民似與祖宗防姦慮變之意不同况肅州曾遭土魯番之厄危如累卵使內無副使陳九疇搥死姦克以伐其謀外無守備汪淮用火車以破其陣則肅州外屬久矣今雖稍寧猶為回種盤據將來之事尚未可知太監楊保使果赤心為

國撫內攘外庶乎其可萬一亩利為心舉動輒率內則軍民騰嗟怨之聲外則番夷啓覲伺之念陛下何利于此而用斯人以重貽地方之患哉臣等待罪該科以言為責一家溫飽皆荷

國恩遇事不言罪當萬死謹披瀝肝膽冒瀆天聽伏乞

聖明仰思

祖宗設官之意俯鑒臣等犬馬之忱特

賜俞允收回成命即將晁進揚保等著回原衙門照

舊供職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 正德十六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晁進揚保已有旨差用了罷本內字樣如何刮洗顯是不謹著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

奏為一兵制以定衆志事

昨該司禮監太監溫祥傳奉

聖旨團營西官廳改做威武團練營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俱改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演人馬著該衙門另踏勘相應地方與團營做教場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等竊惟

陛下臨御以來有懲于流賊之警是以於團營教場之內另立西官廳挑選各營精銳裨將之知兵者時操練之

陛下又嘗駕幸其地親加閱視三軍之衆莫不震懾一切驕惰之習頓為改觀邇者北伐南征所向克捷已臻成效無容議矣但今一旦分其團營人馬以其地盡歸之西官廳且改名為威武團練營而以太監張忠及朱泰等六人為提督官臣等仰窺

陛下此舉蓋以天子自將之兵不欲與團營人馬相雜

以見隆重之意耳殊不知天子天下之主也天下之
兵皆為

陛下守社稷保疆宇者况國營為

祖宗所置親軍又可易視之乎臣嘗至國營教塲見其
地廣袤平行衆容百萬今以其地蓋廊廡武團練營
而國營隔別一處地廣人稀殊不足以彰

陛下威武之盛也夫拓地則不克侵民之室虛墳墓與
工則不免費官之力役錢糧昔魯人為長府孔子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其是之謂乎方今天氣獻
陛下之威武之餘京營兵報稱軍卒未禮不給天半逃

亡既不得歸其故地彼將渙無所統逃亡亦多行伍
虧耗其誰之咎哉朱秦等並為提督

陛下以為重其事所以重其權也豈知提督之名自有
團營始當時以十二萬人分為十二營人將一萬可
以出戰又擇老成武臣一員司禮監太監一員與兵
部尚書總理其政故謂之提督非以將兵之人皆為
提督也威武團練營

陛下既自為將而設朱秦等不過奔走于指麾之下而
已居之以提督之名不幾於僭乎別嫌明微禮之經
也昔晉文公觀兵于野見其少長有禮是以遂霸啓

之以僭是失用兵之本矣臣竊惟朱秦等所不便也
臣愚考之前史三代而下兵制之善者莫如唐之府
兵唐太宗與李靖諸人詳定可謂行之世世而無弊
者開元之後改為彊騎繼又改為藩鎮而陵夷之禍
遂成此唐兵有三變之譏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以武功取天下一時佐運之良
莫非伊呂兵制之善視唐尤備雖以

太宗文皇帝之英武間有創置多因

太祖之舊大營人馬衆號百萬將皆可用之才兵皆可
戰之士柰何正統己巳之難虜入無時先臣建議立

為團營用備倉卒此固因時制宜而五軍等營之法
固未嘗廢也成化以來軍士占役影射之弊日衆遂
目五軍等為老家兒而團營亦多失實

陛下西官廳之法即與景泰間之立團營其意一也臣
等正恐行之日久前日老家兒之稱將見歸之團營
又可驅團營之衆于外而使之萌彼重此輕之疑乎
夫法者

祖宗之所制也法無不善能補其敝則法可世世矣若
以一入一時之見為是而輕於改易其後未有不趨
于亂如唐兵三變云云者伏望

陛下收回前旨國營不必別行勘踏地方許令及時照舊操演其威武團練營將官朱泰等照依本等職銜不必假以提督之名以示別嫌之義則兵制無更變之非而衆志有一定之勢矣事關軍國誠非細故臣職司諫諍不容緘默為此冒死上陳倘陛下不厭芻蕘之陋俯賜聽納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正德十六年三月初八日題

奏為嚴武備以戒不虞事

昨該兵部等衙門題稱會議得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并蘆溝橋等處官軍分布防守臣等晝夜往來查閱頗為周詳又恐姦頑乘機作弊因而怠事合無照營操事例請命點差科道官分投前去各處不必會同臣等徑自不時查閱以警懈怠如犯總官員不行遵守應該查叅究治發落等項聽其量事處治等因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等議得前項各處防守官軍衆多地方隔別寫遠委的點閱難遍今查得皇城四門見有巡視皇城吏科給事中閻閔工科給事中鄭自壁點閱守衛官軍合無

勅令本官兼管點閱其京城九門合差給事中一員
點閱蘆溝橋清河在京城西北地方草橋弘仁橋大
黃莊在京城東南地方合無差給事中二員分頭點
閱庶為周密臣等會推得兵科給事中汪思等在任
俱各堪差未敢擅便今將各官職名并議定地方謹
題請

旨

計開

京城九門

兵科給事中汪思

草橋弘仁橋清河

兵科給事中史道

草橋弘仁橋大黃莊

刑科給事中顧濟

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題初三日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是

奏為處儉邪以肅初政事

臣聞易之有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小人設心姦
回善於伺察人主動靜人主不悟萬一投其所好則
聰明為之日蔽德性為之日移政柄為之日侵其禍

不至於天下大亂不已是以聖人作易拳拳以此垂戒而人主臨御之初尤當惕然加意者也洪惟

皇上天心眷祐曆數攸歸起自潛藩入纘鴻緒革故鼎新之政撥亂反正之功其與天造草昧開國承家之君固無相異是以臣等上稽易訓首進小人勿用之言此正撥亂塞源之意今日之事更莫有急於此者陛下其垂聽之臣等竊見

大行皇帝即位之初天性聰明禮度嚴整天下之人以為太平事業固其所優為者夫何儉邪之徒如太監劉瑾谷大用魏彬江聚馬永成張永等八人俱以春官之禮近在左右先帝托為腹心劉瑾等因而納之於邪不處大內而處南城御司監等處引進伶工嬖賢劉實等回子于永等家奴錢寧錢安皮德苗汪等各售所好太監李榮高鳳卯翼市恩孫和朋姦涉於不軌餘如張信盡惑成風致使

聖母不得受定省之禮

三官不得聞進御之朝頒命元老隸為編民忠鯁臺臣盡加斥逐雖如太監王岳恩其軋已撼送南京非命而死由是中外人心凜然長禍

朝廷政柄悉歸于劉瑾數人之手矣四五年間人心

蓄憤激成寧夏宗藩之變劉六劉七亂于郊甸王浩
八亂于江西趙風子亂于河南廖老人亂于川陝四
方兵革騷然而起生民困苦

宗社之危誠如引髮而谷大用等方假誅瑾平逆之
名手第大拜封討一日衣蟒服玉冠貂蟬者八九人
此亘古所無之事東宮矣革尚未息有寧錢與太監
張雄張銳等三人日侍豹房竊弄政柄分受四方貨
賂之入錢寧托辭進貢所得尤多太監于經周昂首
開皇店剋害商旅為君歛怨而于經之惡為最劉宗
專管營造糜費民財盡歸私橐都督張洪馬昂各以

邊官進妹求寵而張洪之日獨又工部尚書周惠時
與婿少卿王杲豹房答應雜進淫詞詭捏旨意俱由
市井驟至顯官太醫院通政使鄭宏先以番字人員
私結姦僧驟陞前職原非國手藥不奏功

先帝烏號之痛宏實為之錢寧等用事日久且專

先帝多不能堪是以流賊平定之後召入邊軍內禁操
演由是江彬又因太監陸閻引進即日寵幸而神周
李琮等連袂以進太監張忠好言兵事迎合上意宮
中鼓砲之聲通夕不止

先帝始有好大喜功之心巡遊宣府大同等處直至陝

西所過騷動而太監佛保蘇縉劉拳趙林馬英等日
侍行在遂貽

先帝有邇色之名昏暮扣市人之門燕飲無君臣之分
而鎮守宣府各處太監劉祥吳經立得顏大經許錢
馬錫等各又謀求扈從作威作福大歛民財劉祥首
進樂婦虧損

聖體祥實為之

聖轍連年在外大內空虛以至逆藩宸濠潛通錢寧謀
為繼立江彬等力勸南遊大小臣民極知不可伏闕
上言死于捶撻之下者十餘人及宸濠事發露擅

殺守臣稱兵向闕江彬等推

駕而南久駐留都已踰一載從征士馬物故大半彬
等大張軍門之威江南婦女財帛捆載而歸各以數
十艘計遂使

先帝起居欠調漸成寢疾凱旋未久倏至上賓

慈壽皇太后已擒江彬等付之詔獄然究其亂政之源
欺君誤國之罪不一江彬而已至於所謂儉邪者又
不獨谷大用等也此特罪狀尤著者耳仰望

皇上奮發乾斷將谷大用等詔付法司逐一查究區分
等第以議顯辟中間惟張永一人能誅劉瑾情有可

諒至於義子皮德等俱以細人冒濫天宗憑寵肆惡均乞拏送法司行查名第其情罪明白寃治如此庶上可以慰天地

祖宗之靈下可以答天下人民之望前可以昭忠義之寃魂後可以垂姦邪之法戒而

陛下中興之業比之殷宗不啻過矣臣等冒死上言不勝拳切之至伏望

速賜處分

宗社幸甚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題本月

二十七日奉

聖旨你各官說的是他每隨事先朝朋姦黨惡百計惑惑離間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道引巡遊招藿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立聚降奉御著去南京孝陵司香張銳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罪惡尤重并蘇縉劉拳周昂吳經立得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錦衣衛都拏送都察院在外巡按御史提解來京俱會問明白來說魏彬張永情各有間著外私宅閑住錢安張洪馬昂周惠疇王杲皮得朱福也著錦衣衛送都察院打

著問鄭宏等已有旨了臧賢劉實死有餘辜還查他的親家屬等送問理本內如有未盡并義子人等罪惡顯著的司禮監還查奏定奪各人弟男子姪親識家丁原冒受官爵都依照旨盡行查革王岳范亨俱照詔旨贈官諭祭造墳安葬還各痊他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該衙門知道

奏為除邪類以正國法事

臣等竊惟

朝廷設立錦衣衛東廠衙門管束旗校專理詔獄糾察謀反機密重情其任最重邇年以來登用儉邪之

人盡染

祖宗成法一入其門番涎富貴不應差遣用計營求勢焰赫然貪婪無厭事不顧是非之源刑皆在法律之外冤魂怨鬼上干天和假勢借威黨類無算今錢寧張銳俱已就刑朋惡之徒豈容少貸參照東廠辦事錦衣衛都指揮郭鰲市井小人粗能識字投入東廠太監張銳理刑數載陞至此官大肆姦貪濫受詞訟擅奪官吏陷害良民甲第連雲貲財百萬父子兄弟冒功官錦衣者五六人造私室用臺基廠木料寅夜搬歸離明已突然起矣古之金張許史之勢或未之

過且如校尉張鵬鰲之心腹兩年之間贓賄數萬買宅一區價值三千餘兩餘可知矣錦衣衛指揮王欽與弟王錦王銓者本以市民鬻段為生鰲與之厚薦入東廠奏討河東鹽三十餘萬引因為巡鹽御史熊蘭所慢又行奏改淮鹽價值相懸不聞補官欽兄弟僮僕數人蟒衣飛魚乘輿張蓋橫行淮上擅打鹽場官吏鰲又節差校尉為之守掣巡鹽御史至不能禁有為之告病而歸者有為之罷官而去者大壞鹽法國計空虛會同館夷人貨物鰲挾勢包買致生怨心有傷

國體又如錦衣衛南鎮撫司指揮殷鑑本以內府惜薪司攬頭投入太監谷大用為之行事附勢凌人無所不至貲財累及鉅萬家衆十人受官後又托錢寧霸占官司買賣近為江彬所發追贓未完尋又幸脫見任錦衣衛北鎮撫司營事指揮關鳳先年錢寧差往查理淮鹽大索商人銀十萬兩與寧為之所喜竟得北司管事錦衣衛指揮張承先任北司貪聲顯著及管衛道為害無休錦衣衛指揮周瓚原係尚書周昂家奴投托錢寧驟得此官專做工部買賣京師甲第無錫田庄白昂子孫受其欺害錦衣衛千戶劉保

本以皇親之家入累為權門之說客欺心害主人所
共惡錦衣衛千戶藍華交結嚴衛謀差江南自追私
債劾害郎中盛茂錦衣衛千戶章璉謀差雲南大獲
金寶伏乞

聖明即

勅該衙門將郭鰲等拏送法司正法以警將來實為
大慰人心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題本月

三十日奉

聖旨郭鰲張鵬王欽王錦王銓殷鏜周瓚劉寶藍華章
璉錦衣衛拏送都察院問得明白來說關鳳已有旨

了張榮留著辦事

奏為釋放謀勇將官事

竊照逆臣江彬蓄心不軌因都督卻來素不附已

先皇南征回京之日彬乃訐以私事下之大獄中外人
心咸知彬之造意蓋欲盡去所畏之人以為自便之
計今者江彬神周等事已發露不日典刑而來尚在
錦衣獄內見今剪削詳奏肅清
朝政湏得謀勇將官掌司其政為國爪牙乃為萬全
之計伏乞

聖明將卻來即特疎放復其職業

勅令兵部委用實為至幸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

十六日題二十七日

奉

聖旨是卻永素有軍功便放了該衙門知道

奏為申明門禁事

竊照皇城四門設立守直官軍人等關防一應人員

出入盤詰姦細

祖宗立法最為嚴密內外懸隔消息不通是以

朝廷尊嚴姦邪屏息邇年以來人心玩愒

先朝門禁頗有板榜懸掛槩作虛文其內外官員出

入僕從成群前後擁喝恭敬之心全無勢要之風可

畏守門官軍俯首迎送莫敢誰何至於一應閑雜之

人或倚托勢要或偷竊錢糧或打點公事或交相買

賣或藏匿亡命連袂駢肩公然出入甚者內官家人

潛住各官監局直房並勾不出以此內外交通政務

舛錯天下不得義安由于此今當

聖明更化之初剷除宿弊之日平日出入內府之人中

間應革數多若不嚴加關防不無窺伺夤緣謀復等

弊乞

勅該衙門備查先朝舊例嚴加禁約今後各衙



P 1

錫以類尚饗

祭師文代作

惟民之生本 君父師父生 君食非師不知父恩

君義師則兼之事之如一天理攸宜嘒世道降教亦陵

夷尚幸極天莫殄秉彜士固卓二氓自蚩二恩義隨在

尚篤靡虧詔生也昧遭際 明時蚤遊庠序罔自得師

賴我先生振鐸芹池朝經暮史面命耳提發蒙說格解

惑指迷遂從文字窺道端倪或染之翰或據為詞不失

繩墨漸就矩規時與衆角穎見囊錐持以進取登雲有

梯始由言路出備藩維進叨牧伯總憲遄陞及茲殆老

霜鬢如絲山林動興泉石縈思伏不



聖主明不遐遺擢亞司馬南都內移迂路吳下少伸所
私脩容墓道四拜陳辭有肴在俎有酒在卮光風不競
老泪交頤先生有神庶其格斯嗚呼尚饗

祭姚先生文

嗚呼屏山磅礴篆水泓瀦孕靈毓秀先生以生先生之
神山青水碧先生之氣水秀山明先生之心山凝水止
先生之量水闊山深先生之文山迴水湧先生之學水
窟山根先生之居山游水泳先生之出水色山榮先生
之功山藏水潤先生之澤水雨山雲先生之歸山賓水
侶先生之死水涸山傾一第之得山水非重三甲之失
山水非輕道行之微山水之塞道傳之遠山水之亨嗚
呼賢而先生其已矣愚而後死往其何成俯仰山水
慚愧英靈悲感存歿隱惻心情恨與山結淚隨水零盤
觴一奠山水千秋春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文懿公文

嗚呼惟公傑出東南秀儲天地仁義在躬文章名世穎
脫群英芥拾一第身致雲霄心期旦摯命不時偶位止
知貳鈞衡未秉事業已試家庭之傳父子兄弟門墻之
及英豪俊乂來學已開往哲已繼流澤無窮大拜奚異
既豐其予復宏其施而不慙遺天乎何意道行一時道
傳千祀雖達猶窮天非左計公乎不忘存者在是嗚呼
綠苑方滋蘭茝易悴好脩多災善背多利今也蕭艾昔

焉荃蕙時復有然採將疇恃某等列職省臺愛公非比
或出銓衡或蒙鑒識天官座主門生故吏匪直私恩允
懷公義奔計無因瞻容有淚渾洒蒼天感時撫事行舟
一酌靈其來蒞嗚呼哀哉尚饗

祭肅愍于公文

嗚呼惟公德在生民功在社稷信史穹碑特旨屢書
蓋有不能盡言者不幸厄於權姦歿於非辜仁人義士
痛心流涕復有不忍盡言者雖然橫禍猝發於一朝非
人力所能免也而公論隨定於當世有不待百午而後
伸此則天理在人心有不可終泯者而聖君英主所以
鑒昭忠義雪洒冤憤者猶有足以慰忠

竟義竟於九泉而快孝子誠臣之心於萬世也某等
生仰止大忠感激高義久矣邇者分司兩浙寔公鄉邦
竊幸得因閒暇脩理玄廬以伸平素之私茲乃幸逢
新天子明聖軫念功臣俯從遺懇之請兼隆贈謚之
恩特進階一品陟位三公又以功宗在禮合有專祀下
命方岳立祠墓所以時饗之蓋將俾與岳武穆王同食
報于無窮也嗚呼公與武穆異世而同跡異事而同心
者武穆功垂成而被沮終有遺恨矣公功已顯而見忌
歿何愧焉况賊檜死誰祀而武穆廟祀至於今益隆安
知後之祀公不如今之祀武穆耶某等祇奉
明命督有司從事于新祠爰偕同列謹以菲儀躬詣神

宅前爰肆爰陟肅將誠敬惟公其鑒臨之尚饗

祭東海文

惟海萬川之委匯也貨財殖焉寶藏興焉鼃鼉蛟龍魚

鼈生焉育物養民於天地之大德有克相焉者

神主之也吳越之民饗海之利食神之德尚矣昔在

聖帝明王之世晏不揚波效靈呈瑞代有明徵今

天子神聖道同帝王德格上下五岳四瀆百靈效職無

為民患者惟海也挾暴風藉滂雨瀾倒濤崩蝕我隄防

侵我民田壞我民居雲滋甚矣幽有禍樞神實尸之胡

為使至是邪豈某等食於土者不能協致中和疏導

德澤以位天地神時怨恫故耶夫然府辜在官吏宜重

其罰百姓何辜罹此患害邪茲率官屬引咎自訟祈神

哀惻與其改度自新神德涵容尚釋無辜宥有辜驅風

伯謝雨師以嘉靖此邦苟民安

國秦神亦有辭於

上帝敢告

祭姚孺人趙氏文

惟靈閨中之秀女中之士坤順維貞陰含其美至靜德

方配乾居體詩詠天桃于歸伊始歌興樛木荒之福履

續絃之賢風傳遐邇繼母之慈恩均彼己謂宜眉壽偕

老君子而遽公亡茲豈常理某與德宣誼如兄弟兒女

之託婚姻之禮孺人不淑吾女何恃老妻聞訃有淚盈

几極將歸幽哀動蒿里引睇流雲傷心逝水逝風遣奠
含情無已生離念昔死別自此哀哉哀哉已矣已矣

祭封春坊諭德謝先生文

嗚呼積善之慶匪遐伊邇不于其躬必于其子是故老
泉弗顯軾轍以昌晉公不相二在二郎先生之賢舜江
之秀曾臆文章森羅斗宿屢舉屢北竟遺有司天實制
命人豈云私德必得名仁斯有後篤生賢郎才器鮮偶
發身科第解元狀元致位清顯玉署金門名遂功成
雨露斯沛鳳誥龍章立園以貴道不終廢身困于通
帝恩之渥天澤之隆在理必爾為仁多祉攘熙
嗟為富子年躋中壽古亦云稀生順死寧不朽在茲某

等守官需賢考德問道今也云亡曷不嗟悼羈于職事
弔哭弗躬絨辭遣奠於悒逝風尚饗

祭俞憲副文

惟公英邁過物之資豪傑出群之器博通二帝三王之
書淹貫諸子百家之藝雄偉瑰奇之文足以潤身疏達
明斷之才足以建事由鄉試會試登對乎
廷試科第芳馨足以揚名自使臣臺臣出副乎憲臣位
分清要足以行志名之揚也顯親而後可傳志之行也
獲

上而民可治若此者可謂於家邦乎有光於忠孝焉無
媿也生雖止乎下壽而行已儕乎前輩道雖行於一方

而澤已周乎萬類慨彼擣櫟之長年痛茲蔞蒞之盈室
使在壑谷其何傷乃當道周而弗艾濫承雨露之霑
涵巧避雪霜之殄悴嗚呼上帝罔聞下情誰致南山朝
隋周行奮蔚害起好修利歸善背風草靡然中流誰企
昔也荃蕙何恠其化為今日之茆哀哉老稚誰使其為
中溝之瘠瞻仰昊天潸然出涕况於我公之云徂寧不
起予曹之長喟翹風遣奠臨水於邑香唯一斝酒止一
酌神方有知盡然來莅尚饗

祭程母太夫人某氏文

惟靈坤德靜貞母儀嚴肅相夫有位並享榮祿教子成
功游膺老福上卿大勲學士奇服令妻壽母昔有程族

太中配侯則生正叔內助之賢餘慶之篤今古齊名威
事有續一品恩封五花誥軸邦家之光雨露之馥猗歟
休哉令終有俶矣何雲天遽殞發宿宴開瑤池青鳥來
速忽聞哀聲悲動風木某等忝於篳塢葭管倚玉設奠
臨河絮酒三沃尚饗

祭唐都憲文

惟公膚敏之才大受之器早擢巍科素持遠志初守合
陽奸豪引避惠以懷民威以束吏庶尹西曹祥刑是寄
用法依仁潔身上義出知大府三山以治莅政公勤勞
心撫字作伯湖南秋嚴春媚澤流化敷風行雨施徵為
京兆尋階工侍弊革民安功成用利蠶爾南蠻豕奔豨

肆鎮撫需賢惟公可使爰陟中丞往視其事憲節南巡
鞠躬盡瘁詎意前營長星忽墜計聞中外士林顛顛族
櫬過杭舊游猶記生徃死還能無傷意臨江一酌波增
苦淡尚饗

祭沈母某氏文

惟靈性柔貞之懿德坤靜之常相夫致富家之吉教子
揚進士之芳主刑曹而名稱水鏡僉臬事而風肅紀綱
成平反之譽於不疑完澄清之志於范滂功由慈訓教
出義方宜其福來自天之祐

恩錫回鸞之章翠冠在首鶴髮在堂何花輿之歡遽歎
而天祿之養弗長為人子之哀豈其有極在親交之道
烏得無傷某等竊食茲土辱友賢邇恭聞出祖薄奠蕭
將庶靈神之不昧顧誠敬而來嘗尚饗

祭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楊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天予之厚成性孔仁因心則友篤愛惟
親不爭在醜既康強于乃身又昌大于厥後詩書之澤
子傳孫受科第之榮子登孫又世家紹關右之揚宦業
啓河東之柳地恩之封其報非偶積善之慶其來已
久輝耀繡衣之在躬嗟峨薦冠之在首以官則閑以財
則阜寵辱百不驚心歡笑每常開口膺天之爵克長其
守享天之祿不私其有於人無愧於天無負信為善之
最樂惟有德而必壽夫何夢兆白鷄災生黃耆鄉失儀

刑人皆哀泣某等忝與賢郎官聯群后分誼於我有若
弟兄行輩視公當如父母聞訃既阻于撫棺執紼又難
于引輶翹風遺奠有孚盈缶在盤有羞在尊有酒靈神
不昧其旨嘗否尚饗

又

嗚呼人生五福全備尤希粵若公者庶幾兼之朴直忠
淳慈良孝友公之攸好斯其固有惟德必壽天與永年
九十無恙燕處超然惟仁則榮

帝封要秩七品清銜繡衣耀日資富養松

恩深源長子孫繼美科第傳芳邦伯之尊父名斯顯朝
臣之貴祖慶斯衍諸福來備百善降祥在公不替信
帝有常潤溢山川光騰閭里物與昔春疇多難社耆共

盛會典則攸存慈遺一老天為斯人今也云亡好德未
見荃蕙不芳菜蔬嗟徧某等忝於令嗣 王事協恭方
資三益倚麻如蓬公計忽來倉皇走予順變節情舉禮
相劬間輒將駕往即幽宮末由執紼遣奠翹風崇肉于
俎載酒于尊公神在上其格其神尚饗

祭于肅愍公文

代作

嗚呼公乎實 天生弭亂之英

聖作出群之傑非偶然也有因心之忠誼有幹事之才
請始官臺察克振風猷由是受知官長簡在

帝心超擢卿貳委以撫楮中原之寄十有八年於外其
活人之智及物之仁蓋已有足以永世辭而壽

國脈者矣及遭 國家已已之變醜虜陸梁

皇輿北狩天步艱難人心艱危社稷幾搖矣而獨以一身繫天下安危掖留 監國請誅有罪以靖朝行繼

折將謀出陣閉門以堅士志卒屈虜兵燒散糧芻不遺敵資堅絕和議不墮虜計沮遷都之謀決迎鑾之議不援虛報料敵也審計徙寓虜防變也豫遂使強胡悔服民社奠安公之功在天下大矣不幸殞於姦誣非其知不足以周身也蓋許國忘家成仁取義公之致命素志已定至是始遂焉耳宜其心無媿於古人而寃迄雪於清世也某等感慨於斯懷仰功烈積日滋久每思一酌祠下以寫衷曲而道遠末由茲者俱奉

命于朝有事於浙惟杭實公故里西湖之潯南峯之麓山長水闊英靈所歸體魄攸託心甚依焉今無事且還敢相與瞻拜幽堂以償夙願謹以酒肴用將誠敬惟公有神其飲食之謹告

祭曹母張孺人文

惟靈坤德安貞古人僂美地道代終移天君子享厚祿之榮養臻永年之繁祉壽適期頤川來無已夫何仙遊夢赴瑤水哀生戚姻悲動閭里某等忝與賢郎官同風紀聞計驚惶弔不俟履敬將牲醑薄奠靈几神其御風來食湖汎尚饗

祭王廷光僉憲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七月丙午朔越十日乙卯雲南
按察司按察使吳 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亡友奉
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王公廷光之神曰嗚呼廷光
官才至於五品壽未盈於五十而遽止於斯邪其磊落
闡明之才圓融警敏之識清妙新奇之文踈通豁變之
政非人所可能者今皆不可得而復見矣將在上者安
所倚在下者安所仰而同列亦安所資邪嗚呼與之厚
而靳其施成之難而奪之易天乎實為之人將如之何
邪嗚呼已矣嗚呼已矣哀哉哀哉尚饗

祭鄧文明通判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十二月甲戌朔越十六日己丑
雲南按察使友生吳 謹以柔毛庶果清酒奠于故承
德郎武昌府通判鄧文明之柩前言曰嗚呼文明疏通
之學已致於用矣闡敏之才已達於政矣七品京官勉
思已及於二親矣千里別駕施澤已被於萬民矣平生
之志亦已庶幾其得行矣文明何憾邪推文明之心其
歎恨重泉者其惟貝錦之織未滅衫衣之養未終邪雖
然萋斐之言知心有友甘旨之供繼志有子文明亦焉
用赧二然邪又安事戚二然邪龍江之會武昌之書緬
想猶昨豈意歸來與文明遽隔幽冥邪於戲人生離合
死生命也吾與文明亦何必介意邪酒果在柝文明有
神其飲食之於戲哀哉尚饗

致仕後祭墓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月丁亥朔初八日甲午孝
玄孫男貴州按察司按察使伯通敢昭告于
高曾祖考之墓通愚不肖承祖宗積善登科取仕自甲
申至今已未將四十年自大理評事出仕于外臺歷僉
事副使按察使惟守先王之道不敢一日離道以上負
吾君下負吾民惟才乏通變不能趣時求合以希世取
寵致身通顯以光揚

祖宗仰賴

聖明尚鑒此心超遷官叙位至三品未及六旬即許致
事優老扶賢倍忠保善實享

帝心天人協相一理昭然此皆

祖宗餘慶之所致也已於今年四月一日抵家幸託餘
蔭得安田里阻於疾病不及以時修祀封塋迄今半年
方獲展禮泉臺惟

神鑒享欣悅來臨不勝哀慕謹告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八終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九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九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九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九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九

題跋

書龍臺寺許守留題詩并李司訓記後

予入蜀客廣安為最久凡名山勝境梵宇琳宮所在足
目殆遍每覽古今名賢嘉言必反覆焉而不忍舍而獨
於郡守東廣許侯留題龍臺寺絕句并廬陵李士止司
訓所為記則嘆曰二君過矣夫自乾父坤母而論人物
並生天地之間其理一固也然不曰民吾同胞物吾與
乎貴賤之等輕重之差蓋較然其分殊也古之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胡為乎若是異施也得非以其
分殊故邪夫親二仁民固有先後然均之以人道處之

若夫愛物則取之也有時用之也有節固已不得已於取之用之矣而儕百姓於牛羊然則牧民者亦將取而用之邪此執人用之春秋之所必誅也孟子受人牛羊而牧之之譬特借以責孔距心為都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以去耳非欲其牛羊視百姓也先儒范氏嘗言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夫以人道使人則室家之情君臣之義必能通其志體其心而慰遣風勸之不使少有怨焉一牛羊之也則有時殺之所不恤也此一念之差基禍之慘勢所必至故君子慎之且自古生民天作之君曰司牧堯舜設十有二州之官皆曰牧固皆取養民之義觀舜咨牧首曰食哉惟時

聖人命官之心急於養民其可見矣孟子牧牛羊之吟出於唐虞千百載之下豈當時建官命名之本意邪侯豈錯會孟子之意失考堯舜之制而誤邪故其題聖水又曰前邨早晚牛羊飽留西山石洞又曰我寄此牛羊遊報德寺又曰歸路牛羊飽又自號曰春坡牧者吾意其心目之間見百姓真群牛羊耳不復見其羸趾冠屨為我同類而思衣食之教化之直曰是用芻秣之足矣有時視之而朶頤固將取之用之矣嗚呼恐矣可畏也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一豎是邪然戾誤宜矣廬陵儒紳素號知書者宜知言矣而亦不悟其非至擬之韓蘇留衣大顛遺帶佛印事鄭重再三以為奇過謂其詩足

為老僧不朽之託不但衣帶之比何邪豈其顧戀於平昔煦沫之私而不自覺其陷於諛諂邪是皆大可悲也愚故不得不辨以眎來世因併次其韻曰民我同胞本一家仁人博愛合無涯牛羊百姓誠何見千里毫釐謬可嗟嗚呼成化歲在戊戌中秋日跋

書東普無濟嗣臨濟二十五世續燈狀後

予寄龍臺寺讀訓導李君士止所為記中附郡守許侯留示寺僧繼心詩一絕為之慨然長嘆因續數語其後繼心頗解予意次日出示此狀求贅一言昔趙清獻公晚歲學佛自謂有得每以教其乙弟子姪嘗有書稱其弟心以明瑩見性復元又書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

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文公先生嘗跋其書以謂與當時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有間而因嘆夫聖學不傳公蓋失而求諸野者若是尚為有可觀也嗚呼五穀不熟不如蕙稗文公之感意則深矣今觀此狀定岩繼心相與問答雖其大言隱語未能脫乎禪衲之機軸然要歸於識主翁踏根宗則尚為不失明心見性之祖風也若其所指以為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本原因已與吾道異不暇深辨獨繼心之專志所學已老不渝遂能自若有得為賢於緇流遠甚而予浪迹江湖田園將蕪

禾稷未藝其亦何能無感於莫稗之有秋邪狀之所述不能禦舉姑書所聞如此以歸之中秋後一日跋

書時生家藏解學士墨蹟後

鄉進士通許時生相出其家所藏永樂初翰林解學士先生手書送其曾大父叅政公之官江西詩序及諸名士贈行詩一卷示予其詞翰之妙真可珍藏以為傳家之寶也相家有此三世矣非其子孫善守能久有之乎然予味其文稱英政公從容醞藉望而知其廊廟之器溫裕儼恪不見其喜愠之色且言公之政必能福其邦之民其邦之民必將安公之政公之見重於友何能若是哉孟子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其生色晬然見於面盎

於昔又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公之見於德容施於政事非其根於心者之積中發外乎斯尤子孫之所當知也能敬守之則善繼述之大者相其勉乎是哉弘治庚戌正月石谷鄙人原明父書

叙心詩後

予早有志于學嘗著心詩以自警及茲白首尚歎無成每竊痛自訟耳忽江右大參德馨李公過杭以浣靈軒詩一冊見命續作德馨吾故人其學務治心昔在言路出參省議所立咸有本末感其同志也故書所自警者以應之而相與勉焉蓋靜存動察持養擴充浣靈之要莫切於此吾雖欲別出意見疆致數語亦不能有加於

是矣德馨率不以空言眎之婦置軒中靜坐時一寓目
靈臺當有灑然如濯江漢者是在自體驗之

書賞雪詩後

成化乙巳正月十有七日予舊寮友漸菴胡先生廷慎
與藩臬帥垣諸公偶集都閩梁公孟貞家時久旱民病
之餘忽大雪諸公憂心為之釋然以喜代予提學者江
浦石公首唱七言詩一句憲副南平江公廷緒續成一
絕復和二絕漸菴與僉憲汾水董公壽卿各和之梁公
雅好文集為卷請漸菴序之傳以為故事時予去汴已
兩改歲及重來則又已四更寒暑與會者方伯張公文
謹及漸菴廷緒都閩高公世傑皆已為古人方伯眉山

吳公行驗已陟都憲與江浦皆致其事而孟貞亦辭兵
柄閑居矣唯武城傳公陟憲副獨在暇日過訪孟貞深
衣幅巾見予出示此卷讀之慨想舊游曾未十年間存
歿出處離散遽已如此他日再得一至汴與否又未可
知也至又未知幾人在卷卷以悲不覺涕泗之橫膺也
為書此卷末以婦之時弘治二年七月初吉

睢陽讀唐忠臣錄善其後

睢陽今為歸德州二有唐忠臣廟又有忠臣錄六臣死
節事顛末甚悉而古今叙論詩賦咸附焉予按行至州
既謁廟索錄讀之感而有詩書諸錄後叙之曰張中丞
忠信人也才識絕人又輔之以博學善記使其不死而

得寵任且有三十六人之忠壯義勇為之用必能破賊
以收摧陷廓清之功取先郭李節旣備而功尤茂真必
死而後顯哉守一城捍天下不幸援至之遲而死然天
下為之不亡其功亦無愧於生矣當時有罪其食人者
固為不知其心而史氏以其死在救未至之前三日謂
為天以全節畀之豈以巡等救至不死而節虧耶是亦
未為知巡者也惟李翰作傳辨其食人豐骸非本心而
推其忠烈可與古人並其言信矣惜不為遠作傳而於
霽雲事有遺韓文公序其後以補其闕然後巡遠之心
始白而其功始著于天下論心遠者迄於是定焉近世
作詩者乃曰英魄若遲三日九芳名那得萬年留則又

能不分者理之然歟如水一源也而千流萬派木一根也而千枝萬榦一之分也理皆然物則不能知_二之唯人人知其本之一也則其重本始之心能已乎此高氏世業之券宜宗選之什藏而不忍遺也表章而不忍隱也券可畧見高氏之所自出存券存世派也宗選重本始之心於是乎在夫數紙之券出於前人者忘猶不忍矧前人之所受乎天以生者嘗以為文為武為儒為醫以濟世而治人傳之在我可以叅天地而贊化育忘之忍耶此宗選之所守以承先業者有大焉一券之守云乎哉雖然因其不遺乎小而大於是者可循而知也券乎券乎豈直盈尺之紙不已乎此又高氏子孫之所當

知而敬守之者也宗選為人守身之慎凡百翼如保此
券然予兩與同官幾三十年矣知其心為深因其出視
此卷為書此其末以告其嗣守者云

書錢唐吳氏族譜後

古之所謂能世其族者皆先禮義而後富貴禮義性所
固有在我者也求則得之不假外求焉若富貴雖曰在
天然天之福善也人能修禮義善也天必福之富貴將
不求而得且可以長守也此修禮義之家其族所以
可大而可久歟杭之錢唐有世族曰吳氏世居褚家塘
厥祖自汴隨宋南遷至今凡閱世已六矣世有善人若
主一翁以數學名怡菴處士兄弟有以善被

恩寵者有以壽沐

恩榮者有以文學授儒官者其顯亦既有兆矣今其子
訥讀書好禮而上義克承世業益弘而行之將俾子若
孫世知汴源而引之用衍其流也乃具家世本末請
于鄉先生大人為譜以傳于後其篤于禮義用心遠矣
嗚乎吳氏其將必興乎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禮義善
之大端也吳氏能世修之善積于家也久矣吾是以下
其世之必興也吳氏子孫其尚益勉于善以迓承之

跋李氏家譜後

弘治己未春予以老致貴臬事西歸貴州前衛指揮使
李佐捧乃尊惟貞翁所遺李氏家譜一冊拜求予一言

示訓于其後予嘉其愛文術不忍峻拒之受閱之李氏
本合肥人曾叔祖李子實國初於群雄中識
太祖真龍興起而從之樹戰功始為百夫長累而至為
千夫長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五傳世至於佐遂樹奇勳
進職長萬夫又以廉幹得士心推選掌軍政則亦非不
可與言者矣孔子言臣事君以忠而子夏亦曰事君能
致其身致其身者謂不有其身也言能忘其有己之私
所謂渙其躬志在外者也此以忠之說也佐承祖父之
蔭累功官至三品為萬夫長苟能忘其一身之私而惟
有君則百種私智生於有己者悉以公滅之雖至於臨
患難奮不顧身有致命遂志而已將來所志雖爵土之

跋范文正陳忠肅二書後

封爾公爾戾可企而及也夫孰禦哉佐其勉之佐子孫
其承之母替書諸冊末庸以歸之

於戲公私之際義利之間君子小人判焉其差始毫釐
而終之謬乃不翅千里此古今天下國家治亂之源其
幾不可不預謹而審辨之者也宋若范文正陳忠肅二
公皆學焉而至於君子者非其能謹審於斯與先師文
公因其家書特發此意跋以示人蓋欲其謹於公私之
辨義利之分以審其幾也其旨精矣敬用刻寘座右以
自警凡我同志必將有取焉弘治己未後學川北吳伯
通謹識

題如獲拱璧卷

如獲拱璧卷者吾友周懋德氏之所藏也懋德浙西名進士官春官以簡修出叅省議明陟叅省政虛懷取善自一鄉一國進而友天下士其取善廣矣凡平日所得於友者一言一行之善雖小不遺此卷乃其在貴省時所收諸巨公名士手書也其名如獲拱璧者何也蓋璧玉之園者拱璧則其大者焉或曰拱璧園玉之可執者如所謂圭璧蒲璧是也世之大寶也獲拱璧得大寶也人之所同欲也如獲拱璧以况其所得善言可貴可重與得大寶同也此則賢哲之獨識也夫天下之寶莫大於善二者天理純粹而可欲之名也書曰所寶惟賢二

者人之有善者也傳曰惟善以為寶善者人之有能者也善在其人則天地生物之德根乎其心可以安身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可以育萬物焉此天下國家之大寶也古之人寶善而不寶金玉其智去凡庶邈哉然善有源有委有實有華太極其善之大源乎是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寧五氣得之以順行萬物得之以生且成皆其委矣乎其在人也蘊之心為德誠之身為行其實乎措之事為功業發之言為文章其華矣乎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君臣得之以澤天下孔顏曾思孟師友得之以淑萬世老釋德其偏猶足以獨善其身漢唐宋諸名臣才士得其華亦足以顯功名而永文譽嗚呼善之利

用於世其為寶也大矣哉今懋德之所與友多當時名士也其書之文有理而字有體皆其善之鬱於中而煜於外所謂委與華在焉其可寶固多矣宜懋德之樂得而寶之歟夫片言隻字之善寶之尚不遺懋德寶善之心不忽乎小其於大可占矣不忽乎今其於古可知矣况咀其華何如飲其實澡其委何如飲其源由宋汴而上之經傳文字中有古聖賢之言行在焉蓋天地萬物之寶藏天下萬世之玉海也奚翅拱壁哉苟知寶之而玩索有得焉則終身用之其樂蓋無窮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若斯人也則天

下萬世之寶萃厥躬矣其樂何如哉願與懋德久懷於茲焉故敬書此於卷端

跋甘棠書院堂齋銘後

書院之設蓋將與學者從事古人之學也若時俗科舉文字之學官府有學校群州之秀民而教之設師儒之職專焉非衰老退居之人所事矣不敢與聞學者自當從而問焉請勿以相瀆可也夫古之學者為己諸生舍官府之學來遊於此院有志為己之學矣故取古聖先賢教人為學之大端名其堂齋并取其意為銘以揭示焉於戲古人之學先於外公私之辨莫切於義利理欲之分今學古人學而於此焉辨之不早講之弗明則

取舍弗豫定其心惑矣學何由而進哉凡堂與齋名與義之所取既皆本聖賢格言示務內至公窮理精義之意則古人所謂學者是在是矣諸君觸於目宜有警於心焉若夫外也私也利也欲也命亦不復敢以瀆者蓋不恐以小人之儒誤我同志也諸君其恐自棄哉雖然先師有言科舉之學不患妨工惟患棄志諸君為親而學即為己也仕固不可廢也要在先定其志之所向而以餘力從事於彼焉可也况夫窮理精義之學工力既到則科舉之學思亦過半矣

跋荆門雜錄後

予嘗讀典莊陰先生之詩觀其訓子姓教學徒謂作州必本諸愛民而語政與學必嚴於義利與吾道異端邪正之辨蓋未嘗不嘆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而其告齊梁之君則每勸其行仁義而極言求利之禍以深警之其辭甚厲至論天下之治則又深懼揚墨之害作於其心害於其政與事先生之學蓋得諸此今觀此錄乃先生之子宗孟守荆門日政事加諸民與其言議達諸上下者也其勤於民則富而能教其篤於神則敬而能遠舉先儒之禮以變頹俗闢異端之非以破群疑憫生民之困則為亟陳其弊於上忌貪官之害則欲致嚴其罰於後即事與言以求其心而其仁義禮智之端蓋藹然隨感而

見而其卓然不惑於義利邪正之辨尤人所難也宗孟之學得於家傳而見於世用者如此可謂善繼先生之志而善述其事者矣嗚呼孔孟氏之學再明於宋諸大儒世鮮行之久矣士生迷溺於利欲與異學自賊而賊夫人者豈少也陰氏父子獨醒於衆醉知篤信而世傳守之以及於人其所謂豪傑之士聖人之徒非歟宗孟再守方州今既起為監司矣其澤及物漸可以廣持守初心而擴充之不受變於衆楚之咻吾深有望焉而願相與勉旃惟有終之難古今通患吾嘗為此懼而亦不能不為宗孟懼也然宗孟錄此蓋亦已懼忘其初矣或疑錄取荆門士民循良十詠似近於施勞可不錄乎

存此亦可見飢渴之易於飲食而足驗古之道必可行於今也奚嫌哉弘治丙辰秋九月吉川北廣安石谷逋容同寅友生吳伯通原明謹書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

書

與李揮使書

丁未

耕牛衣食之源也。不但軍民賴之，凡食於土者如揮使輩，全家所食所衣，安所賴乎？我輩耕於野者，不必言也。今滿城殺牛，公然攤膏，畧不知禁忌。我輩衣食其力者，在得言之地者，固不得辭其責。揮使軍人，百物之主，獨不惻然於此乎？敢以相告。若復不禁，誠恐當道上司知之，此罪不可逃也。此事亦致盜之源，尤守禦之先務也。當禁當禁，不禁後患不可知也。揮使寧不動心乎？同寮之家，皆當以予言告之。

謝郭太守書

戊申時川中大旱

昨者拜別後執事垂賜於僕。敢辭於執事者在執事非沽惠在僕非沽廉也。何則執事州守也有君道焉。僕州產也。猶民也。君之於民也。因周之周之義也。若州之民於執事與僕則又皆同胞也。同胞有餓殍而憫之仁也。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執事學聖賢者也。豈其專取仁義哉。僕是以敢辭於執事也。然則執事豈輕予而僕豈苟辭邪。若夫治於人者弗體治人者尚賢愛民之心。每緣事過取以病民而罔上。僕固不敢厚誣吾鄉之人。皆然。弊焉久矣。亦豈敢保其必不然邪。惟執事審焉而聽僕之辭。則執事不受欺於下。僕不得罪於鄉之人。執事之左右不得肆欺于上下。執事之仁廣矣。僕之於義無媿矣。一予一辭事若相違而心實相體以相成也。惟執事諒之區。形迹若可嫌者不足深避也。惟執事諒之則執事愛人之德及于賢與受餽多矣。

與郭太守書

己酉

承聞佳政溥洽一州四縣之民之福非但區區一家桑梓之慶而已。戊申之旱民飢而盜蠭起非得執事達權濟變懾之以威刑鎮之以靜重豈特餓殍之多意外之虞將有不可救弭者也。德在千里生民孰有大於是者。庶民不知唯君子知之耳。今災傷死亡之餘更生之民方待蘇枯救渴之恩。省刑罰薄賦稅此仁政之大者所

當先務也執事之明而怨想不待愚言而有言亦執事之樂從也故敢為執事言之病中疲於執筆言不盡意幸丙在萬二

上吳廷尉書

鄉里後生吳伯通再拜上書 大理大卿吳大人先生執事竊惟士之待汲引于先達而後顯古今皆然也邇者

朝廷重布政使按察使之選特允大臣之議許兩京堂上三品以上大臣人舉一員或叅政或副使或僉事或知府上其姓名才行事蹟以聞下吏部遇缺以兩人請

命一人為使此甚盛舉也兩京大臣薦所知見擢用者亦已多矣蜀人官三品者今日唯執事一人而已獨不聞有所薦引何邪豈天下與蜀之士無足以當執事之意者邪抑有之而執事未之知邪天下士吾未之知至於蜀之士在叅政如劉仁甫名元南之文行如蔣天章名之操名在副使如劉天祐名之謹嚴如陳季同名之敏名在僉事如伍宗誠名之貞幹在知府如陳希賢名之疏通使在藩臬之長吾知其皆能副人之知不孤人之託者也豈執事未之或知邪抑必待其求而後薦邪夫求舉者必非端士端士必不求舉因其不求舉而舉之得人必矣借曰蜀之士如數人者咸

不足以當執事之意天下士則多矣豈無足以當執事
之意者邪執事於是咸無一人見知焉則執事之智蔽
亦甚矣知而不舉一人焉則執事之意又將何待邪待
其求則私無求者遂不舉則蔽賢私則失人蔽賢則負
國執事平昔最善議論今也如此豈忘其疇昔邪欲不
起人之議論難矣僕自知迂愚不敢誤人然為此言者
非干執事也誠欲執事為

國薦賢而勿蔽于私耳數以言詬人穿窬之類也僕雖
迂愚平日講於此亦頗精矣豈肯甘為穿窬以干進邪
况求舉者非端士執事豈肯薦不端之士以誤國邪誠
愛執事欲執事念身居可以薦賢之位而急於薦賢患

之大者也忠也者善之大者也相求以善古之道也相
處以古鄉曲之情也執事樂善有素豈以愚言為厲已
也夫情激于中信筆而書言不倫次伏惟執事諒之恕
之不加辜焉幸甚幸甚

上洛陽劉先生書

某於先生門下士也天下知之在外久不奉書于下執
事者非簡也非矯也不敢也在汴職忝文字每讀書輒
有疑即札記蓋思條陳請疑於先生也其終不果者
跡在疎遠疑於勢分故不敢也今先生位益高勢分益
峻絕宜尤不敢也然先生以道成物者也豈以無書疑
天下士哉又况素蒙知愛者哉尚恃恩義終不恐抱迷

守愚虛此生以自棄於甄陶之外謹布下情以候顏色
倘沐休容將盡條陳所疑請正於有道焉

寄夷陵陳太守書

武林別後承以嘉作寄示自京捧誦數四感發殊深受
惠益多矣繼而聞有夷陵之命雖太息於大賢君子
以非罪去國然竊為荒遠之士與民喜也君子無入不
自得豈以一外補輒無色哉韓子曰陸君之道行乎朝
廷則天下皆將受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以此論
之則吾子又非陸修比也外內士夫豈無齎咨涕洟以
為陳君不當去者乎某非知吾子者所以太息蓋為
朝廷失士惜也非私也為天下之人惜也非鄙夷陵之

人也君有道者豈以一出入為欣戚者邪因風敷此區
區惟慎重以需大用不悉

與徐太守親家書二

五月初專使至承惠俸金足知雅情但述職之行當道
已

奏免此金當轉令嗣用不敢虛來意也小兒薦與用之
州上已小試但提督考試之信猶未到耳州中存留之
糧已取回廣元二千州城南門內外聞有火災廷賢家
恐不免矣俟再報去使還屬多事作報未詳凡百清慎
守俸無貽知己羞貧不足慮也

又

已未夏別去殊令人懸情鄧濟用往雲南時適多事未

暇裁書此情歉然濟用春還亦不得鎮南書令人悵快
州郡之勞二奔走不能如山林之閑逸不足恠也近來
鄉井風俗日益偷薄不忍言也過幾年人將變為鬼域
矣第不知吾自然還能屹立不變于流俗否也隨俗則
富可立致違俗多窮自古然也惟自然擇之僕自誤二
人不敢固守誤身之說以誤吾自然也惟酌之用之讀
書儘有可進但自怠耳得自然他日謝事歸來躬嚴督
之則科目猶可望也老夫風病舌本強講書甚不便手
亦慵於改課非復與子姪從事科舉文字時矣榮祿亦
進長但多微病耳所喜少嗜生果無大病也性之行適
有采薪之憂草二作書不盡所欲言心月幸甚

復王思獻內翰書

自杭之別到滇及到家兩得足下金臺之書皆詞意豐
亶不已而嘉杞小錄之惠尤資老荆頑犬之用為德非
淺非吾思獻篤于師友之誼遐遠靡遺能是乎知命安
土之喻雖未能然亦不敢不勉若著書之說才高如退
之猶未敢當其何人而足與議斯也然亦未敢自棄以
負

明時作養造成之恩甘與草木同腐也勤惰能否足下
尚考於區二蓋棺之後何如也寄去讀孟言懷之章七
篇之後少見人慮此指長樂老為鄉原之尤文公先生
嘗一言之然亦未敢顯然斥之其意亦深遠矣天誘其

衷偶興言及此不勝永歎不知天下同此憂者何人足
下同志者亦嘗見及憂及此否乎此等人如得志吾人
復何望哉斯人復何望哉但憂知者少耳悠々之嘆何
時已也悠々之嘆何時已也

與任像之太守書

今年夏間收得順慶書情至誼篤非不遺故舊者誰能
為此言其之不能俯仰時俗其自取汰黜何足太息但
人情喜今厭古好惡之顛倒是非之易位久矣而猶不
覺不早自求退直待人言至於公論不容而黜之直使
人情皆謂古道真不可行于今士風安得不自我變哉
此一人之身直使天下風俗為之大壞可深歎恨也可
深歎恨也像之以為何如往事已矣無復言矣惟像之
鑿之因費嘉諫便故及之

答沈憲副書

向承專使遠至辱惠嘉布二端情誼寓焉既篤且至感
佩無已兼帶門主時相書并東絹尤感使還曾以素書
土物附上致千里遠謝之意未審能達左右否也繼此
跼伏田里迥隔雲霄之乏鱗鴻故尺楮之敬久未修於
左右想諒此情不以為簡也東陵焦公此時未知安在
還朝乎還南京乎皆未之知也倘在有便處乞示知之
同寮消息連靜亦書斷罔聞老杜所謂厚祿故人書斷
絕古今人情亦豈相遠哉可嘆可嘆偶鄉人有事往貴

竹記致數字心事縷二不盡於言幸鑒在

與雲南陳方伯書

自被汰黜歸來自分為時棄人矣而親知在州縣者時猶見託求芘焉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不得已於世猶有求而見荅者希矣此亦人情無足歎者而於執事未嘗敢先焉非敢簡也懼自取踈耳乃蒙萬里遺之好書并賜手札僕何以得此於執事哉大賢君子以曾光大故舊不遺遐遠不忘故爾令夫人於山妻亦復如是懿德聯芳何同厚並美哉感刻心骨何能忘也專此馳謝莫罄遠懷丙在未悉幸萬後會在邇拱俟卓塵

與高都憲書

山林午睡方濃忽故人定州同知劉遠之子來告別具言將隨侍母氏往定州省父應思執事在北方定亦撫境遠正在風霜嚴肅之內昨在大寧幕日嘗蒙知使者因為一言以為容異終惠焉或少得行志于定民二與遠皆感德非淺也愚不通時宜不能從朋友之誨言以至有今日無可言者亦何怨尤哉楫之令姪出處今何似令器類之動靜便風不吝示及

與吳廷尉書

自返城鳳城岡拜別後不覺三十餘年每仰高材懋德臚仕崇階盛名大業足為全蜀之望未嘗不企慕於下風今雖懸車謝政然鄉有老成人與刑尚在後生欽止

不敢慢也僕辱知最早感恩尤深豈敢忘乎第一隔雲泥遂成南北但有悵望而已跼伏田里分與世違自謂人莫知矣不謂大賢猶能記疇昔也君子盛德不遐遺遠固若是哉因鄉人王校尉瑛之婿李廷桂解班夫赴叙知必進見宗丈老先生忙冗中於河邊邂逅某道及盛德託致數字不盡仰止之懷為道保重以壽國脈不備

謝陳都憲書

舍親家徐尚禮作州鎮南十月終長歸及家言蒙執事憐其老許其引年致事放歸田里又優以路費此雖朝廷大例推廣

聖明大德生三之仁皆明公能事之餘恩及人之深澤也感被感被尚禮攜妻子到家未及信宿其妻遽歿其夫得歸田里其妻得正首立其子姓皆得生還仁人君子之恩及人博矣哉感佩感佩百姓霑溉又可量哉且蒙遠道惠及區區授時新書四十餘冊老夫跼伏田里所交者農夫及談者農事今二之日已及東作將興得此正及時用為惠大矣感佩可勝道哉更蒙誨及蘭言其意諄諄佩服敢忘但風病舉發眼目昏花手足委痺作書不能自書寫委之小兒殊不謹恪千萬恕罪

與馬方伯書

恭聞初政甚是俊辨人心畏服但恐蜀人無福不能使

公久為雪山增重耳去歲所告誠非子產校人之言從容閑暇肯達之當道桑梓之慶而已哉桑梓之慶而已哉東作方興蒙授時新書之賜大惠也即當頒布鄉里使咸知遠惠

又

久別不勝思慕比有人自成都來者言車騎已過漢州蜀人懽迎之聲喧傳州里此非一家桑梓之私而已蓋全蜀之民之慶也昔孔明治蜀政尚嚴明今日之蜀又非前日之蜀官貪吏汙民窮財盡去而為盜肆無忌憚者有矣能去民之害而遂生人之所欲非尚嚴明得乎蒿目世患有所欲言久矣遇執事故大發之若以已私而誤賢者固不為也幸明鑒之

謝熊方伯曆

索居草澤無所怨尤分之宜也尚蒙齒錄遠以授時新曆見惠其德深矣銘刻于中何日忘邪踰伏田野所友多服勤農桑之人謹即分布令悉知先生遠惠矣風便謹此布謝悃衷欵縷一言不能既伏惟鑒在幸甚

與涂太守書

自貴竹得執事書嘉杞之惠知執事之篤念故舊之誼未嘗忘也已未歲得知己者在當路以老病見憐許致泉事而歸踰伏田里今聞居林泉四閱寒暑矣貴之同寮及代者皆歿於夷病夫幸能飲食無所疾患祇愧故人是懼偶渠陽人梁澣者行商於寶而歸知必見執事

想念實人不忘託數字道遠意窮居之物寄意惟情照
萬感餘惟為國為民自重

復宋太守書

使至承厚禮兼辱示佳句不一而足衰退之人人之所
棄而執事獨加禮且與言僕何以得此於執事者哉蓋
蒙念斯文垂憐之而已又辱示嘉禾秀麥圖詩此大題
目但愧荒蕪不能有以發明之耳勉強塞責極愧思致
平凡不足以歌頌盛德實澆華冊不勝惶懼使還適有
采薪之憂不能執筆命小兒代書不盡遠意惟高明鑒
之幸甚

與隣水甘經衛書

令似遠來適予初歸人事倥傯應酬無暇兼且衰頹感
風言語蹇澁艱於說書倦於改課令似劉生儘有甘白
之地可受和采不讓商賜之起予惜予老夫所以啓發
之者無足以達其材也深負雅意深負雅意歲云莫矣
諸賢皆起望雲之思故暫令歸省於其行草二數字以
寫區區不盡遠懷惟在之幸甚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終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男薦編錄于甘棠書院

石谷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石谷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一

奏疏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吳伯通謹

奏為陳言學政事臣猥以凡庸叨居臺察慚非搏擊之才恒以瘵廢為懼乃者伏蒙

聖恩畀以提學之柄

仰塞明命自天勅諭諄至祗受以來夙夜兢惕深懼無以

聖明簡任之意巡視所部隨事屢省切深憂感蓋不惟臣之愚昧鴛鈍無以振興學政表率生徒起其昏怠而成其俊乂而竊觀夫人才之已効於用或列職部

邑或備官學校其所以教養之政訓迪之方與夫士子之所以學者亦未見其果能有以上當

聖心而仰副委託作養期待之

盛意者也臣伏念此實關職分有所見聞庶或裨益輒忘蕪陋謹具條

奏區區犬馬之誠不覺辭之繁複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倘有可采即

賜施行如不可用乞寬誅斥幸甚為此具本順差承

差親賚謹具

奏

聞

計開

一選師儒以育賢才蓋人才之未用也養之貴有道考於三代之隆賢才之多雖關氣化之盛要亦先王所以作養者得其道也昔宋盛時有大儒程顥者嘗言於朝謂治天下以得賢才正風俗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

石谷文集卷三十一
二
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式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
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論學制最為有本後來大
儒朱熹讀之慨然發嘆蓋以此也臣伏讀欽奉

聖諭謂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且以今之教官賢否
不齊俾臣察考其德行文學皆善者禮待之其疎淺
及怠於訓誨者誠勵之又條示學者讀書為學作文
之方欲其講明體行聖賢言語敦孝弟忠信禮義庶
耻之行無務口耳之學又欲其主敬以收放心窮理
以精義利公私之辨庶趨向不差他日出仕名節事
業可觀又以舉業亦窮理之事謂能精通經書便會

行文不可記誦僥幸又欲其作文務典實平順說理
詳明不可浮誇恠誕臣伏思惟大哉

皇言其意蓋將俾士之遊學校者一崇聖賢之學皆成
真才上者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以佐太平於當
時開來學於無窮其與程顥之議

今古同符蓋皆

聖賢遠識洞見治本之有在也顧臣庸愚素昧此道
欽承

明命切深感悟徧巡所部宣布

德意警告師生不敢少怠切見教官出自科目與歲貢
上等者雖或學未聞道猶能講解經書撰作文字訓

誨生徒從事舉業柰何中間科目選授者少他塗雜
補者多察其德行則質老日用不知與田野凡民一
致其慧者則利欲是營與市井販夫同流所行若是
何望其能立標準胥教誨以進諸生於道哉考其文
學則上者或解作蕪陋之詞或省記陳腐之語其下
者則或文體之未諳或字義之不識所學如此何望
其講明義理論撰文詞以進諸生於藝哉是以諸生
才質近上者類能自奮然已不多得其中才以下待
教而興者往因無師資淪胥下達鮮有成材深負
朝廷作育之意究其所以至此其本有原蓋亦師儒之
官其選太輕又且淹滯故出自科目者率不樂就不
免取諸他途聊以承乏故耳比年以來言者屢及於
此教職簡拔之例雖稍復其舊然猶過於靳惜而人
之獲選者不多教官會試之例雖微開其端然猶限
以歲年而士之遭者有數况當天下

熙洽之時人情日志於貴富而鮮安於貧賤彼其義
理之心未足以勝其外慕之念但見學校之官寂寞
沉滯寡於勢利而進士之途取榮勢為徑有司之官
得貨利為饒則其奔趨於所欲如就下之川孰能止
之哉夫不易乎世者上智之難事而從欲以流者中
才以下皆然也方群心熙攘奔逐於勢利之日
如波頽草靡然不思有以挽而救之而或者猶偏守

因循之說以破天下之議則人心何由而正賢才何由而出風俗何由而美天下何恃以長治邪臣雖愚昧竊懼非計之得也如蒙伏望

聖明遠采前哲之議俯納愚臣之言禮命近侍儒臣及百司執事悉心推訪如顯所云道明德尊之士延聘萃於京師特置尊賢之堂處以為師之職擇太學與天下學校之士及官貢子弟凡民俊秀材識明達有志向道者使日受其業學成上者以教

國學其次亦以分教天下之學庶幾教官類有真儒學者得聞大道之要足以仰副

聖明崇正學求真才之意其次會試舉人正榜乞照永

樂年間多取四五百名副榜亦取一千名進士照今例內外並用各府及武學教授有缺將三甲進士仍帶本俸或帶京職除掌教授事學正教諭訓導仍舊將副榜舉人選授三年考滿教授有功績者與進士除推官知州知縣者一例取陞京官學正以下或三年六年九年聽各該提學官考察學行有進職業克脩者起送會試不中依期還任九年考滿簡其功績應陞者與聽選監生一體入選考試陞除府佐州縣正佐等職其監生考選教職者非精通舉業者不許如此則亦庶幾教職有超遷之路而人情知所願慕教官無闖茸之流而生徒有所師資人有定志而奔

競榮利之心息士有成德而崇尚道義之俗興賢才日盛治化日隆矣

一嚴考試以舉賢才蓋賢才之方進也取之宜至公古者選舉必由於鄉里賓興必擇其賢能有司不得售其私不才不得廁其選故得人之盛致治之隆不可及也洪惟

聖朝為治法古求賢養之於學校取之於科目其法至詳其道至公與成周鄉舉里選之制蓋異法而同意殊途而同歸也柰何奉行或值非人積久不能無弊或有司徇情而明取勢要之子或試官受賄而陰取富貴之人故私門漸闢而公道未彰賢者或遺而非

才倖進此弊不禁久將益滋蓋徇情之弊肆然行之人莫敢議受賄之弊則預通言於道路之間暗藏號於文字之內如前人不休哉之類尤為詭秘難知若非內外互相糾察未易遽革而倖進者終不能無也如蒙乞

勅該部并都察院通行天下凡遇鄉試之年簾外兩司提調監試官及百執事官從巡撫巡按推舉平昔存心公正制行剛方者方許入院各專其事毋相侵越聘舉考官雖從巡按御史會官推舉但聘請之際必須密封公文差人賫赴所在巡按御史處投下仍取會彼處提學官審實所聘教官學行堪充考官方聽

差來人往請若或不堪就許公同別舉學行堪充者
往應其聘如此庶考官皆得其人其鄉試鎖院三試
之日監臨等官不許獨行下號及與生員相接傳說
主意因而作弊其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已畢仍要監
臨等官一一看過中無私記方與封入其簾內去取
已定臨將出榜先期二日許監臨監試等官入簾從
公將各房取中式卷每房一一詳看中無私弊用關
防印記纔令次第開填上榜若文義不純必有記號
即便黜落別行取補若開榜之後中式舉人內有不
厭人望者許提學官吊取墨卷硃卷較勘劾發追究
違者事發連坐如此庶幾人知警懼不敢營私二門
既塞公道方行而所取庶皆實才不肖者無由幸進
矣

一汰冗濫以清仕路臣聞古者官人以才爵人以德其
選舉由於鄉里賓興必有賢能公卿大夫士之選悉
此焉出而府史胥徒執役終身焉此仕路所以清風
俗所以美也洪惟我

聖朝稽古建官任人圖治科貢兼行儒吏並用蓋慮下
有遺才故也方宣德正統間職制之設尚為簡寡仕
進之途猶未壅滯監生滿歷即入銓除吏胥執役艱
得進取學校之士無久滯羈窮之嘆小大之官無亟
去貪黷之謀延及年來承平日久法制漸弊於因循

臣工多憚於怨讟科貢選士乃取什一於萬千而吏胥考試僅去什一於千百正途尚隘而捷徑太寬監生入仕坐見淹留吏胥盈考輒得冠帶選曹待銓之士班白居多州縣省祭之官庸流大半况又利路傍開仕途益滯道路往來之費不免需求羈旅館食之供全資借貸遂使士喪恒心而廉隅毀頓人懷私計而貪黷浸淫龍鍾昏聩猶在官使鄙陋顛愚濫居民上識者病此遂議增官數行考察然而人懷亟去益萌無賴之心官為數更亦有不勝之患凡此皆職仕路不清人才久滯之故耳將以救之非斷以大勇裁以至公不為身謀不恤眾怨未易能也如蒙乞

勅廷臣集議通行天下巡撫巡按等官公同將司府縣大小官嚴加考察但猥鄙庸耄者放回校黜汚濁者革黜未仕各項監生及吏胥冠帶者在京乞勅重臣會同吏部都察院及六科十三道官嚴加考選在外依親聽選監生省祭聽選官吏亦聽巡撫等官公同就近考選監生但年老猥鄙文學政事不諳者俱與冠帶吏員但身言書判不備者悉皆罷黜俱閑住吏為民今後吏員仍照依正統年間精選嚴考不復輕授如此庶幾仕途不至濫壅人才不至淹滯賢能皆及時奮庸而恒心不喪國家長得人任用而大業無疆矣

一廣科目以通仕路臣觀古昔帝王之治天下於天地之常經則有因而無革於古今之通義則或革而成因蓋制度文為之間非因時制宜則無以扶偏救弊易所謂窮則變二則通二則久此理勢之自然唯聖人識變知化因而順之是以自天祐之動順民宜吉無不利也洪惟國家以綱常為治

列聖相因不易至於法制未嘗不因時損益以善治焉如科目取士其一也往時各處鄉試止是府州縣儒學生員及山林儒士入試惟順天應天兩京鄉試乃有監生人等入試故其解額比之各布政司獨多

舊制也

皇上御極博愛士民慮有窮困或阻於道路不能赴試兩京下

詔有司許在外依親監生於本布政司鄉試大開賢路

恩及困窮至渥也經今五科監生感奮中式已多但各處鄉試解額仍舊未蒙開廣臣愚以為各布政鄉試所取舉人原有定數且監生中舉不作教官功績大凡取中監生一名不免黜落生員一名而兩京赴試監生既少解額尚寬雖云不禁監生赴試然人情樂於就近憚於涉遠今內不加少外不加多事理未

均輿情未愜宜有損益以平厥施至於進士之科得人往二為盛蓋其法無年資之局限惟文藝之為取士之出於是者多年力方強氣節亦壯且名第芳馨舉世榮重士獲與選不敢自輕故其列官中外多能舉職雖瘵廢墨敗時或有之終是絕少顧其所取名數比之永樂年間猶為未廣況今天下學校之士荷蒙

聖明作育之久比之往時文風日興人才日衆重以歷科會試副榜舉人少就教職積滯尤多則通融之策惟有開廣科目為宜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如臣前項所陳今後會試照永樂年間多取正榜每科或四五百名照今例不拘內外選除五品以下七八品以上正佐官及帶俸帶職除掌教授事任職之後果有政績不分內外一體取擢陟用以勵賢能其各布政司鄉試亦宜量人才衆多去處稍增解額若仍舊額去處有取中監生或三名五名俱於舊額名數之外另行作數其監生出學一二年中鄉舉者仍作曾經受業教官功績如此庶幾事體適均輿情允愜科目益隆賢能奮勵矣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吳伯通謹

奏為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自天順八年叨

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右寺副陞河
南按察司僉事提刑三年以薦蒙

恩改提學將六年丁憂去任又六年復任五月三考滿
又蒙

恩陞今職奉

敕巡視提督浙江等處學校內外歷官凡三十年未嘗
有過是臣不能激昂勗忤時俗有所建明臣之非才
蓋可知已濫等官使因循積久日月浸逝年齒向衰
今五十三歲矣雖勉竭駑力從事不專考較諸生文
藝高下時與講明正學以趨正道求效涓埃之報圖
塞

簡任之意夙夜罔敢怠違但臣愚直成心弱軀多病
不能俯仰奔走形勢以干名譽動輒得咎譏讒攸萃
憂畏熏心不安於其位邇者沙汰遭逢

聖治清明幽黜明陟幸獲保全然誠毀已形臣雖愚昧
以事理十之一身進退盛衰幾先動矣若不早見豫
求退避至於群誹衆詆然後曳輪晚矣臣雖一芥草
茅既微且眇然平昔在官守義遠利知恥自重亦嘗
齒於善類臣身進退亦有關繫極知

盛明之世

堯舜在位臯夔滿朝必不使讒鄙之夫得藉勢行私
中傷善類以快怨讐臣特懼孤踪去

天日遠誹詆或行卒難自辨揣分度才義當引退況
臣實早衰百病侵迫不堪驅馳幹當職事求退避賢
固其願也抑臣此請不知臣衷者必以臣為勢壓積
薪心生憤忤臣雖愚嘗學問頗知義命躁動弗獲怨
天尤人臣不為也所為乞去者誠欲保身於
清明之朝以完平生無使讒詆得行好脩起害以上
累

明時下沮善俗此臣憊之本心也如蒙
聖明察臣之愚憐臣之病曲

賜保全將臣放歸田里休養病軀苟犬馬餘年未即
溘先朝露尚當優游里塾講明舊學以淑鄉人子弟

使知孝弟忠信萬一尚有裨益

盛世遐方之風俗此又臣區區之至意也臣自必入
官食祿殆老尚

國厚恩同天罔極臣誠不忍言去言去則勢不容
已興心盡然臣無任震懼懇懇之至為此力疾供職
具本令義男吳 抱賈謹具

奏

聞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二

公移

河南提督學校條約

一各府縣照依降去分日讀書說書作文空眼圖式樣用板刊成格眼發下儒學收掌每月生員人印一張逐日將所讀說過書及所作題目起止填於空眼格內月終俱送堂上總裝綴成冊用印鈐縫封收以憑稽考

一各齋生負廩膳及增廣十八歲以上者每月三旬除朔望習禮外餘二十七日沿遍讀書說書作文如初二日用全日授讀書則以初三日早倍誦作日所授

書畢俱會堂齋授說昨日已讀書更看說史鑑一大
段晚歸溫讀冊首已讀書至昨日所讀書初四日早
抽籤面試說昨日授說書畢就於中出題目四書本
經各一道俱於堂上或齋中坐作教官坐守作畢是
改晚歸溫讀玩索已讀已說書初五日以後每三日
循環讀講作俱如前其作文初十日減經義作論一
道兼作判語二箇二十日減經義答策一道兼作詔
誥表內一道以下旬三六九作文日內用一全日提
調官下學公同教官於各生已讀說過書內出題四
書本經義策論各一道考試學有進益者記誦熟講解
明者是也
賞之或紙或筆量
高下為差反是記誦生講解
謬者是也則責之擯楚二
物以刑

之罰之 減其月支廩米
及日食饌錢也大盡則以晦日通溫索已讀
說過書

一增廣生員及童生十七歲以下未行文者日讀四書
一段本經一段量資性共計一千字以下五百字以
上仍兼讀小學性理書一段十五以下專讀小學畢
然後以次讀四書集註中人以上之資兼讀本經每
日早晨各於本齋教官處倍誦昨日所授書畢面授
本日書飯後授說昨日已讀書午做晉唐帖習字一
張對句一箇能破承者作破承二箇日西呈改就出
明日課題晚溫讀所授書除朔望外日日如此
一諸生讀書說書起止堂齋教官授讀授說之餘照日

親與填於空眼格內作文題目起止諸生自填經書
題目教官有學者出其不能者諸生中自相推學優
經明者出論亦然俱臨作文時方出惟策教官預出
問題

一生負十八以上作文者免寫做書但將所作文義於
課簿內點畫二端措謄真即是習字若未能作經
義者作文日仍寫做一張每月九張計六十四字
字必做晉唐宋古體

一生負日於堂齋倍誦所授書不過面試說所授之書
不明作義抄錄舊文破承不通對句不切者隨即加
責督令誦熟及再與講說指教之必倍誦倍說過及
重新改作親切乃已有頑梗不率教及不受責者師
集衆生鳴鼓書之於紀過簿以憑查考點罰乙月三
犯者具實申請治之

一各齋生負無分廩增長少每日各齋輪流二人直堂
本齋輪流二人直齋長者躬任使令少者躬執洒掃
違者師集衆生鳴鼓書其過於簿以憑查考點罰之
一各學廩增生負或以分教各齋之故有視別齋訓導
漠然若不相識者今後各齋生負朝夕事師之禮須
當堂齋如一毋得輒分彼此有乖君子無不敬之訓
一學校禮義相先之地生負於明倫堂立班不分廩增
俱以齒序勿以賢智相高違者以不弟書於紀過簿

一生負凡讀四書先大學章句并或問次語孟集註次中庸章句并或問皆自首循序而尾一書畢然後更讀一書一篇畢然後更讀一篇必倍讀成誦如流無欲速貪多兼讀三五書枉費工夫

一讀五經先詩次書次禮記次易次春秋中才以下專讀一經者亦須自首而尾循序熟讀倍誦如流右講說同

一讀性理書先近思錄續近思錄次西銘解次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次大學衍義次正蒙皇極經世書次兼看讀兩程先生全書朱文公先生大全集語類大全等書

一看讀史先史記及左氏却看兩漢書及三國志南北史晉書隋書唐書宋書次資治通鑑及綱目并宋元鑑續綱目皆須隨事分作項目如致堂胡先生讀史法及稼軒程先生讀史分年日程法

一生負習禮之日以餘工讀古詩或漢魏晉唐宋人選詩律詩及朱文公先生感興訓蒙絕句等詩一二首亦可以吟味性情以博義理之趣

各學明倫堂前臺上堂內東西主負立班處皆用石灰和油畫為班行一班畫為立位或十六或十二量地廣狹生負多少臺上位須可容展拜堂內東西位僅容並立臺下東西角各為升階三級階下為一道

規訓導升堂道較低東者稍南折而左西者稍南折而右接東西齋廊諸生每晨昏升堂入班散堂出班皆循此道升降其升其降皆先舉外足入班處為如矩狀轉班處為如規狀俾諸生周旋折旋皆有依據不至差誤詳見於圖

一每學置諸生遠近假簿各一扇刊假帖板一面堂上收掌凡諸生有冠婚遷葬時祀省親患病及慶吊之類凡人情不容已大小事須給假者皆先具實復於本齋訓導然後直齋引赴堂上稟請量事大小地里遠近冬於簿內開註為某事請假及給假日期出與假帖硃筆定限回期令執歸本家父兄尊長處稟召

依期文兄促令赴學大事違限十日小事違二日以上不告而去者廩膳照日罰廩米膳錢作虛糜增廣附學生照日數加一倍責之其到家或有他故許令家人赴學白知審實轉給假限與免責罰託故者治之如前

一各府縣每年各置紀錄生負德行簿二扇過失簿二扇用印鈐縫二扇發儒學二扇本府縣收掌凡生自果有德行可欽人所共慕過惡可賤人所共惡但實跡著聞有司及教官公同覆實朔望習射罷鳴鼓同書於簿以憑查考進退懲勸其過惡誤犯能改而自新者季終審實與滌除之屢犯不悛者申請治之其

德行即三德六德九德六行之類過惡即毀行敗行
十過八刑之類詳見性理大全文公先生所取呂氏
鄉約

一 生負習冠禮次月朔習射禮廩增每月以朔望提調
官教官各躬親監臨視其中否量加賞罰之

一 生負之家父兄多有足不履學校之地面不接學校
之官故鮮敦師長之敬不聞子弟之過今後生負家
或父及諸父諸兄家推一人但讀書明理者俱着深
衣幅巾其餘着圓領方巾每月朔旦俱赴儒學隨官
長行香觀射及於明倫堂有官以爵無官以齒六十
以上坐五十以下立序列東西聽講其講經典必依

孝弟忠信節義等事切於三綱五常本諸天性民彝
者從容開說使足以感動人心有所興起講書觀射
罷教官款父兄以茶各告以子弟有過惡不改者令
自裁抑戒飭之但有庇子弟之過而不加教責者下
月朔會退立於堂下令不得與諸賢父兄齒若違拒
不從至於三數次者申請覆實并其子弟黜之

一 廩膳生負當罰廩米饌錢俱先紀其過犯下月支廩
給錢之時照數追奪封收在官月朔則以易茶菓待
父老多則以易油燭給諸生貧而勤學者

一 諸生為學須當尚志勿以第一等事遜於人而其為
下流學之道必守朱文公先生讀書法六條一曰居

敬持志二曰循序漸進三曰熟讀精思四曰虛心涵
詠五曰切己體察六曰著緊用力及史果齋先生進
脩大端四條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
身其詳具錄如左諸生人書兩紙揭之座隅朝夕視
以為警如定而學廢乎可以上達而成第一等人才
有以仰副
朝廷作育待用之意

一為脩舉廢墜廣育人才事近巡視過彰德等府磁涉
等州縣學校考試得各儒學教官科目出身者少別
途取仕者多或文理不通而訓迪無本或行檢未飭
而利欲是營其坊保鄉鎮社學教讀又鮮習禮儀少

知句讀是以社學子弟多無先覺為之開導生而滯
於聞見之私陋長而溺於習染之卑污雖群居終日
而所習無益於身心雖劬勩彌年而所業殊背於古
昔故放心不收而德性為之污壞良知不啓而氣質
末由強明儒學生負亦鮮良師為之指引善記者率
學不講而蹈襲陳腐不切之詞以應時須能言者類
理不明而馳騁浮華不根之語以投時好故用工雖
倍而其心終罔覺賦才雖高而於道終無聞蒙養之
弗端士習之浮靡善俗不興良才以乏邪慝之喧騰
盡惑人心利欲之奔競斲喪民性皆職是之故耳照
得本處地方河北有百泉山乃邵康節先生讀書之

處河南有龍門鎮乃程伊川先生講道之所行窩精舍遺址尚存且其泉石之清幽川嶽之僻靜皆足以淨塵心而滌煩慮真講學讀書之勝地上蔡城南亦有謝顯道先生祠堂盛宋時曾建書院遺址亦在本職分巡時嘗令有司修葺祠堂近又於祠邊買有隙地十數餘畝茲欲於前三處各因舊跡修復書院聽民間子弟各就近便於中讀書各令有司廣為延訪隱逸禮聘賢哲為之師範本職每季巡視之餘亦詣各院取集各學資性高邁生負二三人到院親與講解經書辨正志業使其歸而傳授同學庶幾學者有所師資得以成就又萬一四方學士大夫或抱道林泉或行部郡邑者志欲歷覽中州山川之勝尋訪前古賢哲之跡幸而見臨肯為學徒少留庶幾英才獲承輿論得聞大道擴充知識涵養性情可以成俊乂之美可以備

國家之用也本職近經過去處延接致事士夫并殷實學戶及冠帶義官義民諭以此意勸其出資脩立院舍僉欣然樂從有願修一二間者有願修三四間者本職計度河北三府一十八處共修百泉書院河南一府并隣近鈞汝等州縣共修龍門書院汝南二府并隣近陳許等州縣共修上蔡書院並勸上項士夫官民出錢修蓋每處百十餘間可不動官錢不費

民財而成但督理之任木石之工未免稍勤有司終藉民力及係修舉廢墜廣育人才事理未敢專擅理合呈乞照詳俯賜裁處示下遵奉施行蒙批設立書院蓋欲推廣教養人材之意開封府置在會城俊秀淵藪亦可擇地立院此舉從緩不宜速依擬勸行各府掌印提調正官照依批呈內事理即便擇日帶同儒學教官并生員及知地耆民一二人親詣本府城內外揀選土勢高明水木清勝之地堪建書院一處審實地主議價傳當將地縱橫丈量長短廣狹若干畝可建書院講堂號房并先賢祠宇若干間圖繪規模間架回府計度買辦材料供給工匠合用錢若干

文先行所屬州縣查取各學缺官齋夫役錢并置簿籍令教授林則明作文於首備道置院育才化民厚俗之意發屬俾各該提調正官并儒學師生禮延本境居住致事士夫殷實學戶及冠帶義官義民勸諭隨意出錢助力修蓋衆推尚義耆俊或素有志行生員一二人同收掌或銀或錢或布或帛或穀粟完俱令送府見數交收與前項役錢通委的當人負領買物料運赴堪建書院去處隨時督工修蓋合用人夫於附近量撥事完之日通將勸過出錢人戶姓名所出財物及用過工料起過人夫建立書院等項數目呈報以憑施行務在斟酌合宜經營有道圖成久遠

之計母欲速成母務苟完毋矜張駭衆毋怯沮敗事
毋委託非人毋徒費工力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為崇祀
鄉賢以勵風俗事照得杭嘉寧紹等府并屬縣其間
有古今多賢處亦有人才間出處其人或以德行聞
或以功業顯或以節義著或以文學稱所謂鄉先生
足為後學師法禮皆得祀於鄉以故各處學校中皆
設有鄉賢祠堂以祀其鄉古今名賢以前四者流芳
史冊遺澤鄉邦者使後生游息於中有所觀感興起
庶幾鄉有善俗世多良才其為教化裨益蓋非小補
今照各府縣有司官不才者安於昏懦有為者格於

條例雖祀聖賢廟學尚不修理傾圮居多况賢祠一
事廢墜必甚抑且其中有前人失考而禮遺未祀者
有今始蓋棺而論定未行者又有當祀而被妄黜者
有不當祀而蒙冒舉者皆有司懵不知道任情觀勢
以致是非顛倒賢否混淆似此不公何以端表則於
後世勵風俗於當寺合行查勘進退為此仰抄案回
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本府并嘉
紹十府各速行所屬提調官督同儒學師生各將境
內古今人物產於本地或寄居成業不分窮達從公
博考史誌廣詢耆舊但前項四事或有其一或兼其
二名在史冊功垂後世足以為鄉里後生師法已入

祠者仍舊不動其未入祠者及或為有司妄黜者一
一具其平生事實本末俱自府呈來定奪祠堂或原
未建立或久已廢墜即為措置物料或勸諭殷實尚
義好禮之家出錢買料建立修葺事完具用過物數
繳報其不當祠者已入則可具當黜之由取斷未入
則勿蹈濫舉之失取譏必合乎古今之公論斯為當
雖傷其子孫之私心不可已惟在賢達共念風教勿
徇人情勿昧天理本府先具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崇顯鄉賢以勵風俗事訪得寧波府所屬鄞縣人
已故南山先生黃姓諱潤王者自幼天性孝義嫡就
外傳已知從事性理之學甫十四歲父老當赴役京

縣即告有司請代父行卒能自立奮身科目仕為御
史侃二有聲以先達東里楊先生薦陞僉事廣西提
學居憂起復改提刑湖廣所至能其官以清白剛正
重縉紳間后忤權要左遷知縣以歸其修之家達之
鄉推諸官理者皆有實德其得之心見之言著於述
作者皆有至理功在

國家言關風教其致事而歸享年最永作人尤多真
可謂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也詢之鄉人人無間
言合行表顯以勵風俗為此牒仰本府着落當該官
吏照依牒文內事理即行遣本府儒學師生就其家
以禮迎先生之主入本學鄉賢祠設祭以妥之使獲

與鄉之諸先賢同饗一堂合學後生朝夕欽事當有所觀感興起或出或處動有師法庶幾進有補於國家退有裨於鄉里以革澆俗以還淳風其益非小茲實公論非出私情其尚毋違仍具官吏依准呈報須至牒者

一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為勢豪吞謀阻絕水路事據安莊衛經歷司申解犯人左紀連地圖等到司審得左紀所告水利在紀等千戶張謙地上其泉有源其出四時不竭若蓄泄有方足以溉田千畝乃天地自然之利當衆人公共不當三家獨專今葛蕃等顧慮爭競之患堅持封閉之私雖是託詞實昧公道誓之

有食於此足活十人一人獨飽而且之餘糧九人垂涎而不獲一下咽其心何忍其事不仁苟不開之以天理以去其蔽蔽之官法以治其私何以善人心何以厚鄉俗况葛蕃雖軍而富左紀雖官而貧均其利於今固為無私但人事不常人心無屢則防其患於後不可不豫為此除將各人問罪帶回收候外合行牒仰本衛著落當該官吏照依牒文內事理遇到即委堂上公正指揮一負帶同各人親詣田所踏勘指示除水溝上源舊係葛蕃舒英等開掘聽各開開口分水不動就於葛蕃水溝下流接開一溝引水直抵左紀田內灌溉溝經葛蕃地內丈量若干丈尺追還

原定與土布四十匹作地價工本本犯葛蕃收領定
與四家水利分數葛蕃田多四分引水一晝一夜有
餘則閉閘三家田少各二分引水或一晝或一夜比
多者減半不足則加添未布種未插秧引水以蓄於
田將布種將插秧分水以溉其田皆自上而後及下
流不得恃強凌弱攬先奪利仍將此牒文刻入石碑
人打一張收照碑立井上不許盜毀犯者治罪罰谷
五十石入官以絕專閉之私以防紛爭之患如此庶
幾各家均食天地之利同沾水泉之惠人心公平鄉
俗仁厚下睦上安矣毋或視為細故苟且完事一畢
具由并打石刻一張繳報 達意稿卷三十二終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三

策問二十七道

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然嘗即其言行觀之則其與孔
子不合者多矣孔子論為學曰就有道而正焉而子
子則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孔子論為邦曰樂則韶舞
而孟子則曰今樂猶古樂此其立言類與孔子異論
烏在其為學孔子乎孔子之於魯也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而孟子之於齊也聞王召而託疾不往孔子之
去齊也接淅而行而孟子之去齊也三宿而後出晝
此其制行類與孔子異迹又安在其為學孔子乎豈
其言之異論而各有攸指行之異迹而各攸當乎抑

所以學孔子者於其道不於其言於其心不於其迹
乎若是者今皆不能無疑焉二三子其為我決之舞陽縣
問論語之書首學而篇蓋記者之深意也子朱子嘗謂
其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
先務也蓋洞見其意矣余自蚤歲即嘗受讀蓋至於
今未領其要不知其所謂本者何事務之何以能入
道而積德歟所謂道者何形若何而入之所謂德者
何物若何而積之道德之名何所分歟所以入之其
門何在所以積之其基何存門基之喻何所取歟其
見於諸章者亦可指陳其實歟二三子從事於學者
其於此講而習之久且熟矣必有知其所謂而專力

焉者幸詳言之毋畧

問曾子得聖道之傳者也然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曾
子之省身也則曰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傳不
習其所省者事有三焉其教人也則曰動容貌斯遠
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所貴者道
亦三焉若此者吾見其殊塗百慮耳烏在其為一乎
况夫謀事交友傳習與夫容貌色辭氣皆日用之粗
迹耳又烏在其為道乎若此而謂之得傳聖人之道
余滋惑焉將其所傳別有在乎二三子潛心於此久
矣則於是焉必有得其所謂一所謂貫而知聖道之
有在於是也幸詳言之以解吾惑

問中庸之書子思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其憂深其言切其慮遠其說詳矣然嘗讀之而有疑焉如首章既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而謂戒慎恐懼為致中立本之要矣然三十二章論大德敦化又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歸之天下至誠何歟豈所謂大本亦有不同歟首章既以喜怒哀樂中節之和為天下之達道而謂慎獨為致和行道之要矣然二十章論為政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為天下之達道而言行道之本在智仁勇何歟何所謂達道又不同歟此義理之本原人心之體用聖賢授受之妙旨學者之所當究心者也請析其旨之所以異會

其理之所以同而明言之將以觀二三子性道之學問聖門教人以忠信為進德之基君子養蒙以果行為育德之用故夫子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又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是學者當主忠信而貴果斷也然異時夫子又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而孟子亦云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又皆似謂信果之不可也聖賢之訓學者著蔡而二端異指其誰適從將不必信且果邪則片言折獄之仲由見稱於聖門三思後行之文子取譏於夫子而輓軌之不具車何以任重而致遠行之不決出山之泉何以破沙石而遂川流赴海之

性哉將必信且果邪則大人之棄小人之歸而經二
然以號於人人亦恐非自愛其身者也二三子其策
之

問古語云人皆可以為堯舜此言堯舜大聖人也可學
而至焉求之古之人生堯舜之後得堯舜之傳皆學
堯舜者也或窮或達或性焉而與之齊或反之而庶
幾焉自夏商周下逮於宋未嘗乏人然已不多聞矣
其人可歷數歟其所以學之而至者其道安在歟今
之學者遍天下然求其至於堯舜者或未聞焉豈未
嘗知學之邪抑學之而未得其道邪將堯舜固非夫
人之可學而古語有不足信者乎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人所不能哉
所不為也人之性苟不同於堯舜而孝弟苟不出於
人性之善則堯舜誠非人之所可學而至矣然而孟
子獨然古語而其言若此不亦幾於欺後人乎哉不
然則人之所以學而至於堯舜者其必有道矣二三
子固學於斯者必嘗潛心焉故敢以為問母甘自棄
曰我等小子何足與言仁義云爾

問孔子大聖人也不幸生春秋之世不得君師之位以
行其政教傷列國君臣之強僭悼當時名分之紊亂
感於心而形於言有疾之者有譏之者有鄙之者有
痛之者有嘆之者其詞見於魯論次第可考也蓋其

心將以過人欲於橫流救天理於垂滅與作春秋同一意焉百世之下誦其言遊其心猶見其凜二乎不可犯也二三子平日講之熟矣其亦有見於是乎否也請列其事陳其詞而悉其義焉母畧

問宋儒尹和靖嘗有言曰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夫為入之道與夫所以學而至於入之事載在孔魯思孟之書者詳且備矣二三子誦而味之亦既有年矣願悉陳之以觀諸君知所以學為入與否母亦曰聖本生知非學可至

問古者窮經將以致用雖今日諸生之所為學者亦然也然用莫先於治民諸生行將皆有治民之責者是固不可以不預講以待用也夫治民之事其大者有六焉而在於今日廢而不修甚矣是必皆有故焉試相與求之今畎畝儲為陂澤原隰鞠為草萊田野荒蕪盖有由也何以辟之懶僕之士多不檢閭閻之民類無教學校廢弛盖有自也何以興之欺詐日滋告訐蠶起獄訟之繁啓之者其咎安歸息之之道何如則可寇竊潛生園扉屢逮盜賊之多致之者其端曷由弭之之術奚為則善均平徭役雖有法然貧差富免不均勝舊其弊何原何以革之而使徭役之均招綏流逋雖有令然來寡去多逃移益甚其失何因何

以救之而致戶口之增願推其故而條陳所以修之
之策將以觀諸生有用之學焉母亦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 成化十六年正月十七日陳留縣

問程子嘗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今讀其書則其次第見
於經傳者昭然宜夫人皆可循而進也然而世之
學者得其門者或寡矣考其德業之成則或流於異
端或溺於功利不逮古人遠甚其故何哉豈其講乎
此者未知其方而進乎此者未得其要邪故於諸生
有請焉願聞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方何

如用其力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何以成其功
其始乎修己終乎安百姓以止於明德新民之極
者必有其要矣抑又安在此其說發明於先正所以
開我人者無餘蘊矣其悉陳之以觀二三子平日之
所以用心以進於古人者何如也 杞縣

問古聖賢之生所以死而不與鳥獸草木同一腐壞泯
滅斯盡無遺者其所恃以立有三焉太上以德其次
以功其次以言是三者聖賢所以雖死而不朽彌遠
而長存也考於唐虞三代上聖大賢於斯三者有兼
之者有得其一二者其人與其所立可歷陳歟秦漢
而下迄於宋元以是立者其道德功業文章雖不及

古聖賢之盛然亦代有其人焉其名與其所立可指
言歟二三子今日所欲立以傳於天下後世者何事
而所以尚友古之人者安在歟願悉言之以觀所志
儀封縣

問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已古之聖賢
有達而行此道於當時以立極於天下者誰為盛有
窮而明此道於當時以垂法於後世者誰為宗及周
之衰此學不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
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
孰是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
民者誰歸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願乃安於小成徂於

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又何人歟是數子
之學所以謬者其過曷由歟其後有尊信此書於錯
亂之餘因而表章以發其端趣復明斯道於世以接
孟氏之派者伊誰其功有采輯此書於放失之後為
之章句以補其闕畧大明斯道於世以續河洛之傳
者果誰其人是數大賢之學所以至者其源奚自歟
願聞其詳以觀二三子所以講乎大道之要者有得
與否也 考城縣

問先王盛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士之為學者初無異術
也周衰以降孔孟沒而道術裂世之學者始分而三
焉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儒者之學由漢及唐

或以記誦名家或以詞章鳴世其人為誰當其時士於儒考之學亦有得其傳者否歟宋興儒者之學始傳或開其源而揚其波或助其瀾而會其流其人為誰當其時士於記誦詞章之學多有精其業者誰歟夫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是唯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好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者也然求其所學者其道安在其所以學而至於道者其方何如先儒言之詳矣諸士子荷

朝家作養之盛意必有知所以學為儒者區二五記誦詞章以釣聲利取寵祿者諒非有志者之所尚故問不暇詳

唯州

問大學論平天下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已夫用人之道在同明好惡而不拂其性而民之所好者君子所惡者小人若易知也然自古君子多韜晦小人多詭秘故善惡之黨恒難辨君子必易踈小人必易親故用舍之間恒易失茲欲盡知小人而放流之必遊諸四夷盡知君子而登庸之使安於庶位於以遏惡揚善而康國安民何自而能然邪理財之道在務本節用而務本在生衆為疾節用在食寡用舒若易能也然方今遊惰之民多度為佛老隱於商賈而農夫疲於力役屯卒困於差調則本多不務中外之官贅員居多冗食無數而

國用傷於汎濫民俗過於侈靡則用尤不節茲欲盡驅天下之遊民以歸之農而力役之征必以時盡去天下之冗官以褫其祿而公私之用必以度於以豐源節流而是國裕民何施而能是邪是皆必有要道焉而得其道者亦必有本矣其悉極言之以觀二三子講乎經世之學者何如也

虞城永城夏邑縣

問士生天地間所由以修己治人者學與仕兩端而已然古今人皆學也何古之學者考其所至其上為聖其次為賢又其下者亦不失於令名今之學者不失令名者有之其德至於賢者或已寡矣若夫造道成德如顏孟者則舉世或未見焉此其得失之由安在

豈其所由以學者異邪將不必異而所以用心者其究有不同邪古今人皆仕也何古之仕者考其所立其上以德化其次以功顯又其下者亦不失於能名今之仕者不失能名者有之其功加於民者或已鮮矣若夫致君澤民如伊周者則曠世或無聞焉此其得失之故奚自豈其所由以仕者異邪抑不必異而所以為志者其趣有不一邪願明辨之并各以己今日所為學與他日所欲仕者為我陳之將以觀諸生之所用其心與厲其志者於古人何如也

歸德州

問昔魯君哀公患強臣之專國病公室之無民故有何為則民服之請亦切問也孔子魯人也其志恒急於

行道以救時之亂况於父母之邦乎是問也宜有制
馭強臣之術懾服小民之畧以告焉而不之及但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何也夫直者舉之諸枉者錯之
何以致民心之服邪且一國之衆枉直混淆如玉石
焉莫辨何以照知其情而舉錯之邪是亦必有道矣
而夫子又不以告焉不幾於懷寶迷邦乎夫子豈必
待其復問而後告之邪願推其故以解吾惑也城縣
問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蓋嘗讀而疑焉
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為經制之方孰為
統馭之畧傳者不一言焉而唯諄_二以絜矩之道言
之何也至論絜矩平天下之事則尤多端矣孰為綜

理之常孰為應酬之變傳者亦無一語及之而唯反
覆乎理財用人二事焉抑又何也是二事者何以必
資於絜矩而絜矩何以克致天下之平邪今考傳者
之言出入經傳或言用人或言理財其辨有公私有
義利得失利害章_二明甚可條折而指陳之歟至其
所論得失之幾又治道本源之地而天下理亂之所
由以分也果安在歟此聖賢經世有用之學故願相
與講明之以待用焉母忽母畧

鹿邑縣

問昔夫子嘗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立者焉不
如立之好學也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
在其中矣其稱門弟子則曰有顏回者好學又曰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識其所學所樂者何事邪其與顏子之學之樂有辨乎無辨也將以為所學所樂者道邪則從夫子遊者七十子其所學獨不在是邪其中亦豈無知之好之而樂之者邪而夫子獨稱顏子若是而七十子者咸無稱焉何也夫有孔顏之學則有孔顏之樂二三子宗師孔顏者知其所學必知其所樂幸為我詳言之長葛縣問周子建太極之圖而著其說所以剖發斯道之幽秘蓋不得已而作也然考其平生未嘗出以示人而獨手授二程何歟二程既得其傳矣然卒未嘗以授門人何歟將以謂未有能受之者邪何以子朱子出乃

即其圖說為之解以傳之歟豈至朱子之門始有能受之者邪今讀朱子之說則亦多可疑者如繼善成性同一理也何以有陰陽之分太極陰陽本一體也何以有道器之別仁義中正同為性也而析為體用何歟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各具其一何歟理與象體用一源也何以言體立而後用行仁之為道統乎四德者也何以偏指為陽動是皆學道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幸明辨之

問先儒有言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必大本既立然後事物之要可推而見也苟徒專言其本而不識事物之要則腐儒迂闊之論固

不足以經世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俗
士功利之談耳亦奚足與論當世之事諸士子群居
庠序相與講乎世務久矣敢問所謂萬事之大根本
安在立之何道凡事之要切處有幾行之何先其詳
陳之將錄以為

明天子獻焉

問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是德也蓋自脩
身以至於治人缺一不可也然嘗求古之人有以是
修已而造道成德者雖有偏全之殊要皆有得乎是
矣果孰為知孰為仁而孰為勇歟抑孰為兼之者歟
有以是治人而興事成治者誰有夙夙之要皆能

推乎是矣又孰為知孰為仁而孰為勇歟抑孰為兼
之者歟請舉其人陳其實焉

問大學之書綱領有三條目有八乃自古聖賢相傳脩
己治人之明法有體有用之學也聖祖賢逝其書雜
禮記中世久無知者迨宋大儒始表章之而為之章
句或問者發明殆無餘蘊矣然其囊括宇宙古今經
籍事物之理蓋無窮也故近世大儒又為之衍義近
日大臣又為之衍義補二書文若浩繁然其援引經
籍以推行其義者皆有關於三綱八目事殊理一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可以不之學焉夫學固欲博
而尤貴知要衍義之要有四其目凡十有二其條件

三十有七補義之要惟一其目亦十有二其條件則一百一十有九又有補前書之要一其目亦四此其為書皆博而有要矣可詳其實乎或謂衍義雖止列四要而中該八目初非闕也補之贅矣其亦有見乎又疑體用一源也補序乃謂前書之序止言其本體而未及究其功用若析而兩之者非也其果然乎顯微無間也而補序又謂前書主於理今書主乎事若岐而二之者亦非也其果是乎願條陳而明辨之將以觀諸生講於經世之學何如也

問太極圖說周子所著以闡道原而示人以入之二要也解者詳矣然或疑其於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仁義中正同一性也不當析為體用萬物之生同一理也不當謂各具其一理與象體用一源不當謂體立而後用行仁之道兼統四德不當偏指為陽動朱子蓋嘗自破其疑矣願聞其詳至於通書章殊旨異宜不能一也解乃謂其悉本圖說可舉其實歟西銘張子所著以狀仁體而示人以求之之方也論者多矣有謂其為原道之宗祖者有謂其即中庸之理者謂其名虛而理實者復謂其明理一而分殊疑其言體不及用者終悟其仁至而義盡朱子亦嘗少發其蘊矣願聞其說至於正蒙思深詞奧未易議也或乃病其不能無偏可舉其槩歟此

義理之學不可不究幸詳母畧 以上俱大梁書院試

問古者塾庠序學之教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
經辨志今諸生入學已閱年歲亦既能離絕經書句
讀從事學業矣夫志有善有利有君子有小人此天
下國家治亂興亡之幾不可或忽而學者所當預審
而早辨焉者聖賢經傳示人章二明甚諸生所志安
在為義與為利與為君子為小人歟尚各以所得於
離經者條著於篇余將視焉 其崇書院季考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與忠是所謂百行之本萬善之源
者也昔在孔門嘗著孝經以垂訓而漢儒又擬之述
忠經以為教其言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親則亦

莫不有孝之道焉天子事天地者也其下自冢臣以
至於庶人凡下之事上莫不有忠之道焉夫事天事
君事親其道同也事親事君事天其事類也古之人
皆有行之者矣其人與其事之之道見於二經載在
古書與我

太宗皇帝孝順事實暨

宣宗皇帝五倫二書歷二可考而知也諸生遊大學服

膺古

今明訓有年矣請舉其人陳其事究其本之何自及其
效之何致并各以今日之立身事親他日之行道事
君其所觀法何在將以觀諸生尚友之志焉 同上

問五服之名有三名數皆同也而其義則異焉聖人之制此也蓋上以彰天命下以理地道而中以序人倫其義大矣見於書著於禮可考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上以彰天命者也又曰余荒度土工弼成五服此下理地道者也其見於禮又有五服則皆中以序人倫節人情者也然命德之五服吉服也喪禮之五服凶服也疆理之五服非服也乃地制耳則名同而實異矣然其名數之等制度之詳各有義存焉請脩舉其實詳陳其義毋泛毋畧

問昔者聖王之制五服上以彰天命下以理地道考於書可見已衣裳之制有五服所以彰天命也然又有所謂十二章者焉疆界之制有五服所以理地道也然又有所謂九服者焉其名數之多寡制度之詳畧皆必有義存焉可脩舉其數詳陳其義將以觀諸生講於聖王經世之道者何如也以上俱其崇書院試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四

策問 五十一篇

問孟子嘗自謂學孔子者也至論百世之師乃以歸之
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程子亦嘗謂學者當學顏子
也至論百世之師乃以歸之子路而顏子反不及焉
何也夫自生民以來聖未有如孔子而顏子之賢孔
門未之或先也若夷惠皆聖之一偏孟子固嘗病其
隘與不恭而謂君子不由子路則大賢之亞孔子又
嘗斥其失至論其無所取材今其論若此皆不能不
滋學者之惑也請言其故以解其惑 嶧縣
問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昔人有

以反經合道為權者後世大儒有非之者有取之者
誰為至當歟非之者謂權只是經取之者謂經權當
有辨各何所據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或先後相傳
惟守一道者何處父子之間行權而守經不同歟其
所處孰是歟或先後相承父子相受惟一道者何處
君臣之間而守經行權各不同歟其所處孰當歟又
有處君臣父子兄弟之變同於逃去者若皆非也然
或稱其至德無得名或許其得仁無所怨豈其皆中
權而不背經歟其事又孰優歟請指其人陳其事而
詳其義焉母曰權非學者所敢輕議也 新昌縣
問辭受取予士君子處世立身之大節無小無大皆有

義理存焉不可苟也古之聖賢言之有成說行之有
成法矣有謂大處勉強而小處漏綻者有謂小處掩
過而大處發露者皆據理極致之論也可得聞其說
與事歟有處大而畧無私吝者有處小而亦不苟且
者皆處義精審之行也可得而聞其人與事歟其有
處大與受而陷於禍亂者又有處小取與而傷於廉
惠者則以其學未能明理而精義故也又誰其人歟
諸生學所以立身也於此大節見於前言往行者必
多識矣請詳陳之以觀平日所學於聖賢者何如也

天台縣

問孟子之論性其言詳矣然亦有可疑者或單言仁而

不及義禮智或獨言智不及仁義禮或並舉仁義而不及禮智或並言禮義而不及仁智或仁義禮智悉數其端而不言信或仁義禮智兼著其實而並及於樂或先兼言仁義而後獨言仁或先並言仁義而後獨言義又或先言四者而後獨言仁若此之類何其言之不一歟可悉舉其言而辨其意將以觀諸生用心於性理之學何如也

台州府

問自古稱盛治惟曰唐虞夏商周其君所以化民者何德其施何政歟其臣所以事君者何道其成何功歟後世治可稱者惟曰漢唐宋其君臣之賢德業之盛者幾人亦有可匹休二帝三王之君臣者歟請詳著

於篇畧

問仁孝合內外之道也孔子弟子問仁問孝者多矣聖人答之各不同何也豈仁孝之道無不該言雖不同而理則一歟請析其指之所以異而會其理之所以同焉

問先儒論漢高祖者有謂其興也有五事又有謂其誤也十有一事皆以諫而改大畧見高祖之所以成帝業也請詳陳其實以觀稽古之學

黃岩縣

問先儒謂五經四書各有要請各舉其要并詳陳其要之所以該夫經書之義者何在也

問程子嘗謂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是相傳至

孟子其言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子乃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然皆引而不
發焉諸生亦嘗究其所傳尋其所樂歟請明以告我
樂清縣

問心性天命四者一理也聖賢或曰盡心曰存心曰養
心曰動心曰求放心或曰知性曰盡性曰養性曰率
性曰悉性其言不同何歟或曰知天曰事天曰順天
曰御天曰樂天或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曰
有命其論不一又何歟請各釋其言論之所以異而
會其義理之所以同將以驗諸生窮理之學何如也

溫州府

問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至答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則曰有顏回者
好學孔顏之所好果何學歟又嘗曰飯蔬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夫至論門人之賢則曰一簞
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顏
之所樂果何事歟若曰學道樂道則七十子同學於
夫子必有知而好之得而樂之者而夫子獨稱顏子
又何故歟敢問 恭順縣

問仁義禮智人心性之德也聖賢之言及此者或先或
後每二不同如夫子言君子之道既曰仁者不憂智
者不惑他日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子貢釋夫子

之言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子思則曰成己
仁也成物智也仲虺論建中之道有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夫子論體坤之德則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太公陳丹書之戒既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
矣夫子論君子之道則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其言
之序或先仁後知或先知後仁或先義後禮或先禮
後義不同何也請言其故 青田縣

問道學之傳其來尚矣蓋自鄒魯以及濂洛關閩其傳
同一道則同一學也然朱子序庸學或言三千之徒
皆聞其說而傳得其宗者獨曾子而不及顏子或兼
言顏曾而不言三千之徒聞其說至於宋儒則又皆

以程子上接孟子之傳而不及周子張子焉何也請
詳其故以破吾疑 處州府

問學之有知有行如鳥之兩翼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
也自古聖賢之學未有舍此而能入道者其傳見於
經傳遠有端緒矣其工夫次第蓋各有其方而其進
於此者亦必有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也願聞其詳
問大學中庸皆孔門傳授心法所以為賢為聖之要訣
也然先儒謂大學有三關中庸分四支其所謂關所
謂支可得而詳言其義歟學者之欲過關如行道者
之必有繻欲達支如樹藝者之必培根昔之學而至
於賢聖者蓋皆度此關而且達其支矣敢問其所執

以為引所養以為根者安在歟幸究言之勿隱

永康縣

問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蓋自謂也敢問孟子之所學與其所欲行者何事歟諸生學孟者也不知此則不足以言儒矣請詳陳其實以觀諸生今日之所學與他日之所行焉

金華府

問孔門記夫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是也今考諸大學論語中庸其以此教人者昭然也請條陳其事焉孰為教人以文與行孰為教人以忠與信毋隱毋畧

龍游縣

問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又各有要切處欲輔世者所當講也敢問所謂大根本安在而凡事要切處

有幾立本之道何居而事之要切者行之何先試詳言之以觀致用之學

衢州府

問小學大學之書一則朱子所輯一則孔門所傳皆學者所以學為人者不可以不之講也學之小大何以分其道何以一小學之書篇分內外事別言行大學之書章分經傳事別綱條其名與數與義皆可得而詳陳其實焉將以觀諸生講於所以為人之學何如也

問金華名郡也古今人物才傑多矣或以功業顯或以道學聞或以文章鳴咸有焉其人與其事可考也請指陳之以觀諸生平日尚友之志安在

蘭溪縣

問大學有三關蓋喻入德之事如道路之有關隘也中庸有四支蓋喻中道之分如身體之有四支也語學而三關未透則義理終未透何以明德而新民語道而四支未貫則道體終未全何以盡天命而立教此正諸生之所從事焉者也請言其詳以觀其用心所學何如

問仁之道大至難言也先儒或有指愛為仁者或有以心即仁者近矣其失安在而論仁者皆不之取何邪然則先儒之說孰為最善昔之人有清忠同聖人有許其仁不許其仁何故又有死生出處去就不同而聖賢同稱其仁者何由請詳言勿畧

嚴州府

問道學之傳自洙泗始及孟子歿而其傳泯宋興濂洛關閩諸大儒出其傳復續其學之所至所得可得而聞乎當其遊其門者多矣亦有得其傳者乎其人姓名與其學所得所至亦可言其詳乎敢問

餘姚縣

韓范歐窮有四儒曰周程張朱其德業道學之實可詳陳之歟

慈溪縣

河

不

問先正嘗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敢問明道希文之為人何如其言其行之可法者安在夫欲尚友古人不誦其詩讀其書及不知其人可乎

寧波府

問六經聖人為治之迹學者考迹以觀其用六矣請各

以其所專治之經悉其本末詳陳之以觀諸生致用之學餘姚縣

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獨曾點之學得聖人之與乎至於參回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邪然點既見與於夫子矣何又不及回參卒不免於狂者之歸乎其究言之

問大學一書乃四書之管轄其綱領條目見於語孟中庸者可考也請詳言之

象山縣

明漢文帝誅薄昭事諸儒之論孰踈而孰精宋英宗尊濮王事群臣之議孰非而孰當寧波府

問中庸傳道之書也先儒嘗謂其如繩貫棋局之不可

竊疑其有不然者如前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而謂致中立本之要在戒懼矣後則以謂立天下之

大本惟天下至誠焉前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而謂

致和行道之要在慎獨矣後則以五倫為天下之達

道謂行之在一誠焉前後矛盾有如此豈天下有二

大本達道邪先儒之言不亦欺後生乎哉不然則下

思之意必有謂矣請陳於篇以觀窮理之學杭州府

問天下古今之通道學與仕兩端而已何古之人學則

成已仕則成物而今之人學而成已仕而成物常少

而喪物者常多其得失之源安在哉試言之勿畧

桐廬縣

問伊川考亭兩先生之受業者多知名者幾人得傳者
幾人幸列其姓名與其學之所至焉勿畧

問士生於世始於為學終於為政二者天下古今之通
道也其為之也有方有要有末有本見於四書者昭
昭然可考而知也諸士子讀書窮經有日矣於斯二
端必有得焉各詳言以觀成己成物之學平湖縣
問中庸性理之源也有所疑敢以相質前既以中為天
下之大本而以戒懼為致中立本之要矣何三十二
章又以一誠為天下之大本而以立本歸之天下至
誠歟豈大本有二歟前既以和為天下之達道而以
慎獨為致和達道之要矣何以二十章又以五倫為

天下之達道而以行達道歸之天下達德歟豈達道
亦有異乎不然則聖賢之言必有名異而理同者矣
請辯其所以異而會其所以同湖州府

問孔子門人記其為教者四而孟子則曰君子之所以
教者五其不同何也四者之教見於論語之書其要
安在五者之教在於孔孟之門其人誰是請陳其義
指其事列其人焉勿畧

問濂洛關閩皆上接孔孟道學之傳者也其授之門人
亦有得其傳者請列其姓名與其學之所至焉

問古者小學大學之設其節何以分其教何以異其道
何以同其書之存於今者大學有經有傳有綱有目

小學有內篇外篇亦有綱有目焉請詳言之
問漢之得人史稱至孝武朝為盛有儒雅有篤行有實
直有文章又有能推賢與定令者又有能運籌與奉
使者善滑稽應對者有焉善曆數叶律者有焉至於
將率有功受遺可託者有焉可歷舉其人各陳其事
焉勿畧

問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
學也至其稱弟子則曰有顏回者好學孔顏之所好
者果何學歟又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矣至其
稱弟子則曰回也不改其樂孔顏之所樂者抑何事
歟顏子賢也好學固其事矣孔子生知者何以亦云

好學歟孔子聖也樂固無不在矣顏子利行者何以
云不改其樂歟孔顏之學與樂其亦有辨乎否也夫
由聖賢之學以尋聖賢之樂學道者事也諸生其亦
嘗有志於斯乎願以告我

問學與仕天下古今之達道也古之學者其上為聖其
次為賢又其次者亦不失於令名今之學者不失令
名者尚多有之其德至於賢者或寡矣求其造道成
德如顏孟者舉世未之聞焉豈其所以學者異乎將
不必異而所以用心有不同乎古之仕者其上以德
化其次以功顯又其次亦不失於能名今之仕者不
失能名尚多有之其功加於時者或鮮矣求其致君

澤民如伊周者舉世或未之見焉豈其所以仕者異乎將不必異而所以為志有不同乎請詳陳其故以觀諸士子今日乎為學與他日之從仕其心其志安在

問漢文帝之殺薄昭先儒論之不一或以殺之未當或以誅之當或又或以二人者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自今言之果孰是歟必若何處之然後於義為盡歟願據先儒定論斷之以觀子精義之學

問禹稷顏子或出或處異迹也孔子孟子或君命召則不俟駕行或諸侯召則不往曾子思或遠害以死難異事也孟子與先儒何以謂之其異地則皆然歟

問小學外篇末廿八章皆記古人善行以實敬身者有實心術之要者有實威儀之則者有實衣服者有實飲食之節者可列其人陳其事焉毋徒曰載在簡編班二可考也

問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何以見之

問宋齊賢亦儒士也嘗以布衣獻策太祖條陳十事其實可得聞其詳乎今天下事可言者多矣爾諸生有志世用策之必孰矣請言其所欲為餘姚縣

問唐有牛李之朋宋有程蘇之黨其人孰邪孰正其事孰是孰非宜悉數其名姓與其實事以告

問天下萬事有本有要本之大者安在立之何道要之

切者有幾行之何先

問聖未有孔子賢未有如顏子者也至論百世之師孟子則以婦之夷惠程子則以婦之子路而孔顏反不與焉何也

問小學敬身之目有四有心術之要有威儀之則有衣服之制有飲食之節內篇歷引古人之言以明其理外篇復舉古人之行以實其事此其為學者切實可切矣然則其所列立言制行之人與其言行一實可得聞乎

問古之聖人有當世治出而憂民之憂者有居世而樂已之樂者有承召而亟趨君命者有聞召

退

書先公達意篇後

粵自天地闢而斯道著道其天地之心乎故三五

心而君五至十紉以是心而臣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妙而不盡洩於政教者卦畫交象典謨訓誥之文具正

雖歿而其心得以傳於後世文其可無乎獨慨夫天生

心未嘗不同人之體是心始有異欲比而同者不求其

文得乎其聖於文者經之謂也賢於文者傳之謂也於是

五經四書焉過此勿論後世之文茲其源委與但世有古

人有差等或因經傳而昌其文者或因文而翊乎經傳者亦

眎其心之明晦淺深而然也文之可貴其有所自夫

先公自弱冠時即知為學得於生分者甚完粹於聖人之心

有深契稍長推其緒餘以捷高第既而仕版政優之學

至忘寢食其精明乎性命道德每於文乎發之宏然典雅紆

徐寬平辭取達意而其趣味雋永溢於言外不啻布帛菽菽

蓋疏導於經傳尤多雖未嘗期以名世而世之知言者咸稱

列之韓子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誠哉天於公付予之心

隆矣獨不假其年而聖人之心賴文以顯著僅止於此

先於不肖時者既多弗得而盡積慮恐久而散逸謹錄

于卷藏於家以俟夫李漢蘇武之大手筆而傳嗚呼詩

文者盍亦本於天地之心律以聖賢之學則其有闕

而自成一家言者槩乎經傳之羽翼也告曰不肖自公

則非天下之公論云弘治甲子春正月日薦百

疾不往者有為賓而遇寇則去者有為臣而避

去者有於漢於末造而不計成敗者有佐宋於

而克樹功業者有閒居再召而起者有退休而

起者之數聖賢者選時既異矣而論者乃謂以易地

則皆然何也宜相究極其異同之故

問韓子嘗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是相傳

不知所傳者何事周子嘗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

不知所樂者何事又不知所傳與所樂者同乎否乎

紹興府

石谷達意稿卷之三十四終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男薦編錄子年崇書院



